

環溪集卷之八

太僕卿雲間沈愷堯臣著

碑

重修龜蛇廟碑

原  
刻

玄帝威靈甚顯赫而宇內崇奉隆事無間遐迩夫  
廟玄帝者廟玄武也而龜蛇者何曰以象武也玄  
武在天為虛危之宿在地托龜蛇之靈龜蛇而曰  
玄武玄之色赤而黑而龜蛇則森然鱗甲具矣方  
成祖文皇帝既靖內難入正大統以玄帝有護國  
綱運之功乃于秦和山大建殿宇銀宮寶閣極其

歷代所未有之威自是祠宇並建  
恒名郡大邑雖窮厓絕徼晨香暮燭見耀天地  
彌崇矣吾松先是南城河灣故有龜蛇相傳其地  
有蓮花池居人性性見有巨龜大蛇時時現異宋  
淳熙八年道士俞子善始為創廟塑玄帝像因以  
龜蛇名其制渾朴稍稍脩矣至元至正十有七年  
苗獠入寇松城內外火一月不絕而此廟毫毛不  
染遠望若黑巖上颺蕩摩不可名狀人皆神之自  
初建迄今 國朝三百餘年中間葺而圯圯而葺  
再圯再葺者亦屢矣藉少保張莊懿公父祖子孫

更相脩治得不懈墜嗣後東湖鶴沙二公經畫尤  
力至嘉靖乙卯倭醜剽亂郡城以東縱火焚掠幾  
盡獨此廟亦毫毛不染人尤異之曰若非神祐此  
豈有片瓦寸椽哉然故宇雖存歲久風雨凄止日  
就剝落非所以昭事明神仰荅靈貺也會力菴胡  
公以佐郡至見而歎曰是吾責也即捐俸若干金  
命住持道士姚秉中董其事鳩材庸功裒益故新  
不數月有殿有堂有楹有門有坊有塗百爾所須  
燦乎其改觀矣愷于是叩公所以崇奉之意公曰  
神之貺我者至矣往余忝竊雄邑夜夢玄帝告予

曰爾其好脩可弗用度以圖惟有絲頃之  
震電激雲奔覺猶凜凜其于是益齋心祇肅罔敢  
怠玩是惟無禱禱則捷于聲嚮如是者十有餘年  
如一日愷聞而嘆曰天地一氣也誠其積氣之感  
也感召在誠要之在豫在昔曾公亮歐陽文忠公  
永叔其蹈德履應率多徵之于夢亦既有聞矣况  
公持身如玉一無玷泥及歷宦自雄邑而滄州以  
至于今所在敦介秉公沛澤洽流是真有大功德  
于民公之禱久矣詩有之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是廟之設也托玄功于不朽

洪庇于無疆雖千百世存可也公楚產愷嘗楚  
辱知于公重以武雋曹鉉郁良主文學郁文懋高  
大光以父老輿情屬愷一言乃不敢以不文辭

重脩宿州學碑

龍津姚大夫先是佐理廣信賢聲大著臺薦風騰  
愈謂有臺諫之權乃竟補宿州人為大夫抱不平  
而大夫裕如也宿故衝煩當南北孔道縉紳執符  
傳前驅無論雨晴宵晝遞往迭至數館騎御日不  
暇給官舍謁客畢方上堂視事未及一二而驛吏  
報書且至曰某使者某使者入境矣率又倒衣馳

馬去奔走風塵日以為常以故官是州者往往  
窘其才率多苟且塞責諸所廢墜一不暇問日夜  
望遷秩以去若脫傳舍焉大夫至是顧辦精悉慮  
雖宿旅交際紛錯能節之以禮終民事不廢尤敦  
崇文教宿故有學宮即崇據勝登吉萃良迥與他  
學宮異歲久日敝自安峰劉公嘗一飭脩蓋三十  
年于茲矣繼之嶮而周公非不欲振舉會遷官行  
不克就緒遂因循至今日益傾墜致使荒榛斷址  
令人意象惘然甚則堂殿至風雨不蔽若空中露  
坐有不忍言者大夫因而嘆曰學校將以立軌植  
則以風勵多士政莫先焉而忍使至此乎于是謀  
諸學官子弟議協輒又聞諸二臺二臺亦如議乃  
鳩匠掄材工以次舉為大成殿為敬一亭為明倫  
堂為奎星樓以及啓聖有祠振玉有坊大華有菴  
下逮齋舍庖馭凡繫于學宮者靡不拓故為新渙  
小成大侔佗翼翼煥然改觀矣工始于某月某日  
迄于某月某日董其役者雖委之某要之經畫之  
周綜理之密雖一椽一瓦一石之費皆大夫心思  
耳目所及也然大夫猶慮教先于養學故有田之  
之亦荒蕪湮沒漫無可稽即出俸貲及帑金若干



易曰四百餘畝嘉耕者佃之後即學  
入以濟其士之貧者仍注之學籍圖惟水火于  
教養咸備諸士俯仰無累朝夕時焉仰瞻聖人處  
乎在上諸賢備傑宛乎如在左右並得專情于學  
得之親感爭起濯磨罔不同然以域于化浸浸乎  
化幾邇魯矣時則有上舍左君某覩茲風美謂不  
可無言乃不遠千里展采輸忱儼然造余屬以不  
腆之詞愷闡而作曰大夫之教一至此乎曰豈惟  
教哉自大夫蒞吾土也崇防履潔准飲水取諸境  
內即食米猶來自浙其他改不具論要自其大者  
鋤豪翼脆賑窮卹孤捐貲贖鬻及撫流移禁私行  
以至均里甲處馬政治坡塘清驛傳皆治理精覈  
載在有司之紀可列而數余聞而喟然曰王道有  
政有教政非教難以語化教非政難以語治而大  
夫兼之謂昌諸王道者非耶然有本焉語云出視  
其所履發視其所蓄言豫也大夫少負俊才以詩  
學魁兩浙然持身如玉志在當世嶽嶽以古人自  
期我是以知大夫今日之化民造士端有所本故  
曰積竹之矢其中不靡重輪之車其剛不折蓋試  
之矣使他日登崇陟峻內贊國經亦當如此宿矣

天下有弗理乎

廣德堤橋碑

松故水國負海控江地最下水泛濫善溢又西瀆  
柳達于湖入于震澤地又最下堤防少懈潮水內  
攻滄流外泄漫為一壑故議河渠者莫要于防夫  
堤自問俗亭以西陳涇舖以東內多沃野平疇農  
苟力作非凶歲可以無饑又地當吳越孔道官旅  
商役恒必由之先是治堤者率苟且塞責甚則襍  
彙土附綴不甚膠固一遇暴雨土踈善潰人多單  
行側足若躡羊伏菟盤盤翼翼且前且怯繼之歲

辛酉洪水為虐浸成江湖歲乃大饑半菽不可得  
民幾無生矣所賴津橋截流以殺水勢又頻經倭  
亂大半圯裂重以水患茫無涯涘往往白晝迷津  
途窮望絕呼天叫囂之聲窮日夜下以覆溺  
告者相屬當是時良有司非不軫念以兵荒  
相代帑藏空虛又民生瘁感遂因循莫益音元輔  
存齋徐公雖位極台鼎心懸梓里先是懷宥減稅  
禦夷延堡以及義田義塾義醫之設褒忠表賢錄  
後之舉其肥胞為里人謀者靡弗周矣至是聞而  
變色起坐曰吾里人困至此乎昔人謂蚩飛哺

一物不污其所着以爲時予之喜知惟同土  
共之寧他護乎乃出 上所賜金命家人曰  
歸董其役且授之成算曰爾毋以一錢煩官毋以  
一役擾民堤在廣在崇隘則易圯卑則易啣津橋  
在堅密毋以外飾而中潰圖惟承久毋苟漫塞責  
惟公惟勤毋耽自逸以墮有成毋規小利以便其  
身圖爾毋廢吾言否則有罰有大懲顯俯首聽令  
唯謹歸則鳩徒庸工相土萃良伐石取材率中度  
有弗中度者輒棄弗入蚤夜僕僕從事不敢怠忽  
是歲冬月會秩卿仰齋召省視歸乃承公意矢

衆申諭孔嘉且時時行工所見諸工徒作苦輒加  
勞牛酒未幾內史繼齋召以使事歸亦時時行工  
所申諭勞苦率如仰齋召於是轉相懽悅益奮躍  
以前無風雨無悔寘兼日併進而工乃告成自問  
俗至陳涇共修築官塘延跨四十五里內黃橋堤  
係新築因水勢迅急恐齒堤內外甃以青石計六  
十丈廣八尺為橋者七祥徽舊名泖橋長二十二  
丈四尺廣一丈三尺高一丈八尺東西塊各甃以  
石東長三丈八尺廣一丈六尺西長十丈四尺廣  
視東減二尺為洞者五中洞廣三丈六尺次各廣

二丈八尺又次各廣二丈曰祥徵者公以潮到  
之祥至是而徵也其次為感過橋舊名斜塘長及  
高稍不及祥徵而廣則過之為洞者三橋當南北  
水勢之衝一遇風濤萬夫挽莫能力防決障迅較  
之祥徵蓋等曰感過者公以建橋之費皆出賜金  
感上之恩遇而名也又其次為濟川舊名減水  
祥徵濟川之間堤皆甃以石長六丈有畸又其次  
為永惠舊名石湖又其次為五舍又其次為吉陽  
又其次為長壽廣狹高下脩短視地勢水勢為差  
心堦若橋石以丈計者三千灰以担計者九百水

以料計者四千四百有畸金工木工石工畚築之  
工伐取負戴之工水陸轉運之工工以人計者六  
萬三百有畸總費八千一百二十餘金其他若沙  
土麻竹事涉細小者不與焉以嘉靖壬戌二月六  
日始事癸亥八月六日告成成之日觀者如堵小  
大胥慶有龐眉皓首年可八九十者儼然扶杖造  
余欣欣相告而葉氏鑿者顧前致詞曰某等自童  
時至白首閱世久矣曾有覆被里人如相公者乎  
往一日而雨輒捧土以增防十日而雨俱委棄以  
待斃乃今耕稼以時雨澤惟天可也往舟者虞於

没行者虞於涉乃今坦坦夷夷昏夜如晝獨行  
虞矣是邑之困賴公以蘇恩也天乎恩也天乎且  
是舉也上不使聞於官下不取歛於民經歲舉事  
吾境內恬熙若不知有是役也公何心哉某雖衰  
邁亦知有天地日月但自計山野鄙人擊土缶而  
歌嗚嗚語言俚下不可聽惟起文而碑之庶可托  
諸永久愷聞而作曰嗟乎公之崇厚至德真可凌  
跨後先矣昔者子產為鄭執政以乘輿濟人于溱  
洧惠矣然自其子見不能及其所不見范文正公  
為宋宰相義曰達仁矣於其族而不能行

於其鄉未有若吾公者處鄉如家處鄉之人若其  
子若孫為堤振人之急為橋起人之溺樹德若滋  
至捐 賜金不惜此其事難不難也世俗日偷苟  
自封殖者其日夜為計未嘗不為身謀及營營為  
子孫慮至視同土之人又藐若秦越一有告急反  
而不相顧即尺縷斗粟脂脂凝凝忍不能一出手  
視公不深長思耶起子謂是舉也代天施長地力  
行之一鄉而鄰國則焉行之一時而千百世繫焉  
無惑乎諸父老之感而碑碑而亭是公之所以澤  
民而民之所以感公者雖千百年如一日也然此

特公調燮一事爾吾公相業掀揭宇宙廣矣夫  
固有不能盡言者蓋事有專情語難盡述若其詞  
主之忠振古之文蓋世之烈與夫植己獨立之操  
協常綜變之才具在頌口可列而數也蕭蕭丙魏  
之業豈足論哉職史氏者當自載筆以專寫典山  
岳並峙江湖共遠矣

巡臺文峯陳公去思碑

巡臺文峯陳公監吳事竣還

朝一時士民悵戀依依若徹鑒于室禡燭于暮顏  
留無計先是巡且一年濱行百姓交走赴闕上

書續再留御史一年

天子可之蓋異典云至是奏績則再逾紀曆矣厭  
于憲度不敢再請及去且久百姓思無以報公至  
欲肖公之像而生俎豆之是禮以義起緣諸輿情  
有不容自己者乃屬愷一言以紀其事愷不敢謝  
不文曰昔者先王巡狩會諸侯于四岳之下度德  
程能而以其幽且明者黜陟之雖其舉大綱飭大  
典要之春秋省耕省斂以補助不足凡以爲民也  
自夫北狩之典廢而省方觀民之責寄于御史今  
之御史古之監也古之監以爲民也今之監徃徃



以擗擊毛鷲操切是壽而曰吾幾固是也其  
之休戚利弊顧後焉弗講是非

天子所以設監之意抑非監之所以明翼

主德鬯宣化原也吾是以知文峯公之深于古道  
矣公少負異才博極群書自金石竹簡之載靡不  
該洽爲文章直造玄奧不獨凌躋閩中即海內名  
家亦靡不嚮意于公然又逸則古昔嶽嶽以勳烈  
自期入臺持介秉憲棘棘不阿亦既有聞矣會東  
夷不靖剽亂吳越民乃大困今之蘇松非昔之蘇  
松而徒以富庶駕空名于天下猶之外飾者人見  
其華羨裘體而不知枵腹者且三日矣

聖天子眷念東南拳拳軫卹民隱臺中諸彥非不  
才且豪也必以公監吳其意固有在也公一下車  
喟然曰功難兼救而事在相時當斯之時如病羸  
之人元氣已索治不培其本根妄投湯劑人其謂  
何以故職雖在察乃其心務焉休養生息肫肫剪  
澆培淳見吳俗侈靡率先儉約日惟疏素御不重  
肉而境外之交不經之費多所罷閣至于貪殘之  
吏以及豪右大猾庶得其人悉置之理倭亂已息  
人言洵洵或虞其再至乃策將士飭戎伍肅海防

百爾具嚴人人鼓勇願效能者暇則驅別士其尤者而賓禮之甚則恤匱賤窮而高義所驅足以昌化振俗歲辛酉洪水爲災野無完土待哺者方萬口嗷嗷不能丐粒米而國賊之急急于星火公亟欲上狀或有危之者以邊隅孔亟大農空虛恐言非其時公曰百萬生靈命懸于我即有他虞寧以身當之乃極言異常水災雖小民身罹其苦口不能言公悉代之言而困苦萬狀慘慘死在目前疏上終厘

雙聽而瘳滅之 命下矣然又念民困已甚未易

全蘇不已出贖賑給不已設糜飯饑又不已檄郡平糴民稍稍紓矣而大疫更起則又爲之簡醫察治廣投旁布靡不人人沾被不時又齋戒惟寅至弛禁省刑損膳變服精誠所極輒禱輒應其或行部見市有醉人野無饑殍則津津喜一有呻吟之聲淒楚之狀輒心惻色憂至寢夢俱愕當其時而憂民如病之謠籍籍騰布域中矣及觀所著巡吳摘畧條章不下百有餘事則又未嘗不斂衽下拜曰公之爲民一至此乎真言法守字字憂勤凡其植民之命樹國之防則既洪纖具載矣諾

所滋膜隱蟲及稗政濬浴有異于病者則之  
恐弗亟鋤之惟恐弗及蓋恩不廢威寬以凝濟聲  
之造化之被物也風和景明天日朗霽有時轟雷  
迅霆震撼山谷使人凜凜懼所不測此公之治所  
以爲神雖古之攬轡埋輪者其功孰後先焉乃今  
大江以東塵海不波歲乃有秋群黎黔首得保其  
室廬田畛而無一草一木之驚者是誰之賜也昔  
人謂能捍大患禦大災皆足以廟食百世以余所  
觀記大亂之後繼之大饑大饑之後繼之大疫民  
之瀕于死者亦屢矣而皆賴有公在策以定傾得  
免于鋒刃者凡幾惠及普施得免于流殍者凡幾  
義以翼脆得免于溝壑者凡幾傳記所稱述謂回  
僵起仆而有大功德于民者非邪是無惑乎士民  
之于公其初去也感且留其再去也再留留不可  
得乃至肖像而尸祝之是可以觀人心矣雖然猶  
有說焉昔者裴晉公以御史入柄政樞而淮西功  
烈以退之韓公爲之文蓋言以人重卒能垂光流  
祉炳耀宇內即今倭醜之變不減淮蔡而坐鎮銷  
兵不下晉公但愷非其人也不能揄揚萬一要其  
所至當必有名世如韓公者大書特書無論今日

監吳之事且能記其異日相業之隆當爲千石  
重矣是舉也固合郡輿情而乞言者生負與父老  
合數百餘人于法得書

萬春橋碑

吾松郡治之東爲披雲門門以外數武有市集當  
郊郭之間會惟孔道有來自東者凡市水陸之需  
鮮甘之品爲民生日用所不廢者紛紛競逐爭致  
俱群聚于此待直以須而津橋之設實繫望不細  
一不利涉頃刻鱗比蝟集擁塞道周喧閙叫號之  
聲不輟吾郡言途之要且繁者西曰秀野東曰張

塔父老相傳張塔爲是橋舊名橋之初建爲塊爲  
柱爲洞爲級皆以石爲之其上則覆以木而夫石  
可久而木易腐輒壞輒修旬月不修輒又壞其有  
修者又多牽架苟且塞責莫爲永久之圖至甲寅  
倭醜之變益潰裂而不可支矣當是時良有司非  
不欲思所亟治然頻年饑饉民生瘡感不忍輕舉  
于是里人蔡某生長于此日愴心惻曰是惡敢他  
設顧首倡義而其某等亦以義承之各出金若干  
總計金若干計徒庸工輦載木石群起就事乃徹  
覆木餘盡易之以石上爲文昌閣中爲玄帝行宮

飾以綵繪翼翼然葺矣橋廣若干長若干者早  
崇煥小成大工多堅厚精密規模視昔蓋備始事  
于春三月之三日迄工于秋七月之十有二日于  
是來者往者載者負者乘者騎者偃僕而相携者  
俱坦坦夷夷安然若履康衢而就寧宇竟不知有  
病涉艱虞之患至群議更名曰萬春蓋歲序更端  
郡邑大夫以春至郊迎往往駐節東禪胥以此爲  
通衢夫斗柄指東則春回萬象春者泰之初也元  
之始也由一以至萬極言其悠且久也于是文學  
蔡子某某謂愷亦生長茲里是橋之成不可無言

諫不得辭竊惟水天下之至險也作者爲之舟楫  
而舟楫須以人力人力有限而涉者無窮能不假  
人力而自無不濟惟橋則然蘇長公有言乘水之  
利千里咫尺阻水之害咫尺千里茲水廣不尋丈  
當其波流中斷一無所濟真咫尺千里長公之言  
良然良然我人以知是橋之建一勞永逸利澤萬  
萬弘被寔多况文昌有閣祈名者往焉玄帝有官  
祈福者往焉事神所以佑人佑人乃所以得天則  
是橋也豈惟春在今日將與泖峰競爽雖萬年長  
春可也其協助姓名例皆得書不能盡載者並列

之于別石云

新建觀音閣碑

昔人謂佛之聖者莫聖于大士菩薩其觀像變化與天地通使歲無凶荒民無札瘥國無三惡八難以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不崇尚尊禮蓋千百年如一日云有僧名宗教者楚產童孺出家梵行潔修聿來胥宇相吉萃良得吾松西郭外王家石橋若爲淨土欲崇奉大士像然厭于民居恐地隘內不足以容佛外不足以廣衆弗稱崇奉意顧發心告虔于是地真武堂之後更建觀音閣一所又

慮緝誦未聞人莫知嚮乃于往歲正月之吉謹拜華嚴大經一部計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每一字一拜更請僧衆開建華嚴道場晨香暮燭禱念不輟以祈報國安民嗟乎此其事精心苦行具在頌口余于是因有感焉乃矢于衆曰衆生不悟本真以致慳貪無厭暗覆明覺釀爲苦海輪迴生滅莫知底極庸不悲乎嘗聞之信捨作則執着亡執着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執謂見性不見如來是用敢告十方乞大慈悲廣行施捨裒少爲多積小成大各捐所有共成因果使異日崇閣有



成以見爲門以聞爲修以應爲形非惟楚字莊  
無之人已並濟引道岬于先登燃慧燈于不滅其  
爲福德詎可私議

澤門袁公去思碑

澤門先生去吾松已非一日松人德公如在松時  
一飯不置曰公覆庇吾人至矣不知吾人何以報  
公言至款款不自禁是人之思非無從而使人之  
思其德澤入人之深槩可知已公楚產榮襄公之  
後少負雋才文譽籍甚以進士來佐理吾松秉道  
砥充矢志持憲烈烈獄無小大輒崇防杜謁即声  
勢震撼不爲動持身雖峻潔乃其心顧平恕纍囚  
在庭虛心下氣懇懇款款務得其情獄凡經公訊  
者未嘗出一語訟寃以故部使才之無理他郡事  
所至伐幽剔蠹剪豪翼脆他郡事無不井井會華  
缺令檄攝邑事殫慮益精先是里甲日費不貲公  
獨以汰裁之損者十八邑賦出入弊在羨餘公令  
有化輒令鳴鉦以聞至毫末無敢增益吾華庫役  
最爲民患一人而百費成萃破產者踵接廉得其  
弊但令典守爲職庫外事一無所擾均徭審編徃  
者弊孔百出公以民數口賦錯綜裒益列以九則

條章下之境內人人帖服尤善催科誠義素孚不  
假筭楚告以時日輸乃如期案牒滿前俱手自校  
警老吏立庭下相顧以目終公之治莫得民一錢  
者矣公履任幾及三載水漿凜凜所多者唯吳淞  
勺水而已海隅方恃以爲命而公且憂去去之日  
雖深山窮谷之民臥轍攀留至隘養塞途是可以  
觀人心矣然公猶佐也非郡長吏也攝也非真若  
令也使人感且思思且久如此使其爲長吏爲真  
若令其感且思思且久又將何極哉是以知公德  
澤入人之深矣夫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吏治炳烈  
所至郡縣于今之田夫野老猶能口誦而手畫之  
何者德薄則澤深澤深則流遠在理固然若公者  
非所謂漢之遺良耶則夫人之恩而使人之思者  
並可勒之貞石以俟夫太史氏采焉公名某字某  
庚戌科進士今官工科都給事中其乞言于愷者  
吾松父老某某等若干人並載之陰碑云

華亭縣儒學義田碑

在昔先王之改其待士也隆故其爲慮也精且詳  
二十五家爲閭閻左有田有塾當是時教不廢養  
以故民生其間得專其臬而禮樂孝弟之化滿天

下自秦詛六藝阡陌開井田廢古制蕩然士  
其業迨漢及唐教非不行而養弗之及至宋乾佑  
間儒官始請建學田史臣遷謂其曠古所未有益  
異之也  
明興敦崇文教嘉隆學校諸生試經術高等者優  
之廩餼邑則二十人此

國初制也父之道隆化洽抱藝而游者雲蒸川湧  
不啻十倍于前吾華故稱豐壤前此承平無事士  
醉飽外日惟絃誦讀衍衍樂也繼之饑歲頻仍  
重以倭寇剝亂至野無完土貧者固貧而富者亦  
轉而之于貧甚則糟糠不厭而俯仰無依者不  
少也吾司空覺庵徐公聞而喟然曰士民之表也  
植表以樹準將以皂宣化原顧使之謀生不暇而  
自弛其禮教何以爲訓乃割已田之饒者若干畝  
俾無田者佃之歲入其租其士有親不能食喪不  
能塋婚不能室及筆札膏火有不能繼者胥此焉  
給然猶慮取校目前不能爲經常可父之計乃謀  
諸邑博思林丁君思林負奇抱故多材能乃上計  
十有餘條若困廩之創設賦稅之稽覈賑給之等  
差風勸之倡率及公費有經征需有戒率違時通

化區畫精詳而言言字字皆可爲千百年計者  
協然後聞之邑邑上之郡郡上之二院同不多公  
高義因著之簡冊若爲世世添守一時合學師生  
喜而相率謀所以爲公謝公曰渺余其何能是此  
固元輔家兄意也往邑學就圮岌岌幾半爲墟矣  
吾兄實憫焉乃告諸所司慨然以爲已任至不費  
公帑一錢不役百姓一人卒能徹腐爲新渙小成  
大嘗語人曰教化所以貞俗衣食所以厚生二者  
缺一不可其拳拳于茲已非朝夕直以內贊

國經欲舉未暇某雖不德敢不敬承以畢其志夫  
豈敢有所崇飾哉噫此公之所以爲高也夫田不  
自私而推與人同美不自有而猶不忘所自是舉  
也古道有不興乎昔者晏平仲澤及三族矣又曰  
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蓋自親而疏  
自疏而賢人人咸被凱澤時謂平仲能廣其惠然  
今日由公觀之在平仲亦以爲隘矣蓋待而舉火  
者易竭而田澤無窮三百餘家可列而數而合邑  
之士享有千百年之養其爲惠也何所紀極今夫  
人爭尺寸之土于界上至渺細矣稍不協則肆焉  
以逞至爭且兵焉非其性然也利迷于中而知昏

于外見利而不見人也數頃之田公非不可爲子  
孫計者顧一旦棄之若遺絕不靳惜所謂古之篤  
行君子非邪况伯仲同心後先相肖而行義舉萃  
于一門君子猶以爲難公筮仕至今崇勲殊伐在  
在可書而此不及者何蓋謂其興學一事而言其  
他大者要者異日有太史氏在茲以合邑師生之  
請不敢以不文辭

重修玄帝行宮碑

玄帝自昇真以來廟宇徧天下方  
成祖文皇帝既平禍亂以帝有護國翊運功乃

勅建泰和山大啓宮闕殿宇極其盛麗而崇奉之  
典歷代所未有自是廟宇益徧天下不但通都大  
邑雖深山僻野靡弗崇事而晨香暮燭晷耀天地  
至弥極矣吾松郊以北故有真武廟父老相傳以  
爲玄武行宮其居址甚隘然神甚威顯往往示靈  
異廟門一啓持瓣香至者或至自五十里或至自  
百里或至自境外遠者迹者喜而祈者寃而訴者  
紛至沓來蟻屯蝟集至廟不能容甚則匍匐道拜  
望門而呼無間霜晨暑晝猗與盛哉廟自道紀周  
仲威所建自弘治迄今計若干年矣風雨淒止日

就傾北道士顧從誠亟欲重建以艱于綿力賴金  
憲萊峰周公一時倡義士大夫聞之群起協贊乃  
聞諸郡守鶴峰史公縣侯東洲倪公皆報如議從  
誠因告諸四方不強其所不欲不拒其所肯爲選  
吉萃良久之稟少成多聚材鳩匠爲廟者一楹爲  
行宮者三楹夾以兩廊前爲橋爲街靡弗振舉又  
飾以綵繪煥以金碧儼然若玄帝臨于其上工役  
始于某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從誠顧造予謂不  
可無言以紀其事乃屬予一言予聞之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二者並行于世交相成也然神道之設  
又所以相夫人道之所不及也今夫官府以箠禁  
臨其民民非不畏且懼也然朝朴而夕忘之矣夕  
朴而朝忘之矣至神曾無形影聲響之及其一有  
矢心不淑之事惴惴焉惟恐人知人或訴之廟率  
又面赤背汗心悚色動惟恐禍將及已此豈有異  
故哉蓋化民之政不在貌而在心畏在貌也徒格  
其面而畏在心也務反其初能反其初其爲善必  
果其爲不善必不果蓋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威  
者潛啓而默奪之者故曰神道之設所以相夫人  
道之所不及也况玄帝神甚威顯通貴賤達今古



稱宇宙靡弗靈矣而廟貌奚容弗飭人心容可  
焉視之乎是舉也倡義者萊峯一人群起而應之  
者合郡千萬人之輿情也嘗聞之靡誠弗應有感  
必通帝其念哉其尚穀我士女錫我豐稌介我福  
祀俾境內永永塵海不波上下恬熙晏若華胥則  
是廟將與泖峰相終始矣是爲記

邑侯春臺陳公政績碑

吾華故稱樂土衣食于耕織外醉遊飽嬉而戚容  
變貌事一不交于耳目嘉靖癸丑歲東夷剽亂所  
過殘虐民幾無生矣前邑侯東洲倪公廉公節儉  
生養休息民隱日舒以就于理東洲公泰績行公  
老子弟懷戀不已曰安得如倪公者繼其後吾徠  
其更生乎既而春臺陳公來令吾華適洪水橫流  
野無完土民困重災幾半無邑矣公素負奇偉爲  
諸生時即有志當世之務一下車喟然曰事惟乘  
弊功在因時敢他諉乎乃日夜思所回艱起仆而  
次第行之且曰蠹不剔則患不流遂收其無良之  
尤者而置之理邑民大悅邑故有附倉者往往視  
國課若其家物侵漁動以千計公廉得其情親詣  
園倉令于衆曰若某不足幾何若某不足幾何及

舉而最其數無升勺矣見者始吐舌驚為神明  
常百姓以事至庭階頽下色引而置諸左右寤  
閭關富貧息耗及豪孱善敗雖事在肘腋聞者家  
咨戶詢得則縷縷冊記袖諸懷中臨事顧出諸懷  
以參與情以故諸所審編下上其役無不一一稱  
平至清詭寄查積荒尤爲政理精覈催科有經不  
以遣吏率惟持片紙親署數字俾相傳告民視署  
緩急無不如期至者蓋公國慮民憂調劑兩難之  
間而務使之上下交濟良苦心哉良苦心哉每旦  
視事六曹吏抱文書魚貫而上一一諦視即老胥

猾史終日相日以視不敢吐一語嘗庭集千人誠  
者僞者曲者直者態狀人人殊了莫測識公不動  
聲色居然剖析頃刻庭爲一空其所論決者又無  
不犁然當夫人心初不以豪孱有所軒輕故小民  
率多啣德而不便者或橫生口語然亦庶其無他  
終帖帖服尤嘉隆學校歲時甄別拔其秀且良者  
群之使會蓋公既以文名家又朗鑒超識一經品  
題爭起淬厲又時時出所自作標途樹準轉相模  
習彬彬然化幾鄙魯公體不勝衣一念及民事每  
動夜分沉沉數漏箭猶未安寢或勸之少逸曰吾

有逸矣其如吾民何性儉朴終歲不御華綺  
蔬素其非禮之燕不經之樂悉爲罷聞無論土  
所有即細小之物一無求于市及憂去諸凡餽遺  
及賻弔品儀一切謝絕清聲朗然我是以知公在  
華二載其所覆被吾民何其至邪而吾民惡得忘  
情于公哉無惑乎其未去也則令人感其既去也  
則令人思今夫環海內而父母斯民者何限苟無  
以表見一無所槩于中對朝去而夕忘之矣甚則  
面背離心併姓名而罔所記憶者不少也其有德  
澤在人則金石易銷此心難泯其棠之思召伯淇  
澳之思衛武亦既有徵矣論者謂吾邑近歲以來  
若東洲倪公政在子惠而其法未始弗嚴春臺陳  
公政在敏毅而其心未始弗仁即今三泉周公則  
酌夫二者之間而以時弛張之均之爲澳之循良  
也夫好德善善之良古今人心豈相遠哉今之思  
昔猶後之思今也居時之感正以繫去後之思去  
後之思益以昭居時之感余羽言豈足爲公重哉  
特廣其思下人人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也礪石乞  
言者誰皆出于吾邑之父老子第父老子弟有懷  
在裏而不能言而諸文學某某等則悉民之臆而

代之言者也

重修松江府儒學碑

松故負海而郡枕江滙湖掩映峯泐參差代雄又  
平疇沃野土風清嘉信神靈之府昭曠之都也奇  
淑所鍾不獨陸氏之盛而良才偉傑代不乏人勝  
國以前無暇論矣

皇明馭宇科甲蟬聯而以文章功業顯者踵相接  
也蓋國賴于賢賢聚于學夫自邑升爲郡而學俱  
焉郡之有學已非朝夕之風雨震凌修而復圯  
圯而復修者不可殫述近歲救圯日甚不獨游息

升散無步武之地甚則晨烟夕露若<sub>望</sub>辭廢宇令人

意象惘然有不忍言者有司非不欲大舉繕修會

倭醜剝亂繼之歲饑民生瘡感工費甚繁限于時

屈雖極于振聳心欲前而力不逮造秩仰齋徐

公以仲事歸公今元輔存翁之元嗣也謁廟環視

學宮顧瞻徘徊則惕然傷之曰茲固多才興育之

所也余嘗游息于此夢寐在焉寧忍其敝至此乎

思惟遠圖乃以其事聞諸翁翁曰此吾志也子力

行之庶不詭于正義亦足以風諸士以爲學校勸

于是捐俸資七十餘金選吉萃良聚材庸功諸所

經營授以成算蓋興無廢功計無遺畫工始于  
年月迄于某年月自殿廡樓閣至齋舍及庖廡之  
屬靡不佗佗翼翼煥乎其一新矣于是合學師生  
罔不頌公之德屬愷一言以紀其事竊惟諸君子  
采芹而來也朝夕燕息于此咸知所以學爲聖賢  
之道也聖賢之道豈遠乎哉不在宮墻而在吾心  
要之即心見道道外無心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歸  
而求之有餘師矣我是以知茲學之修也有風勵  
之道焉是故履吾基則思本由吾路則思義入吾  
門則思禮升吾堂而由琴點瑟庸弗聞乎晉吾室  
性與人道之微豈易知乎魁星有樓歧而登焉  
煥乎人文之麗而高矣明矣宛可則也尊經有閣  
漸而升焉帝王經世之規聖賢傳心之秘咸于是  
乎在井徒爾說之已也進之而殿廡駁奔登降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見若聖者矣吾見若賢者  
矣吾見若七十子者矣語云千齡接聖崇朝可期  
五百見贊伐柯不遠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歸而求  
之吾心有餘師矣此固修學意也亦秩卿公所望  
于諸君子者意也嗟乎去古漸遠士風日漓環海  
內而翔奮藝林者不爲少也率多務口耳從事于

末其所謂心學者一切不講則雖日日誦泐孔子  
上下于七十子之間吾恐身口背戾猶之舟艘之  
文章徒飾于外而樗朽之梁棟卒無補于救其爲  
官牆外望者何限而聖賢之道抑何有于我哉在  
諸君子亦可以深長思矣

俞允與臣事體相同更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以相應員缺仍復以舊職從事  
責之後効使臣父母併得以迎養是不惟天地無  
窮之恩少効消埃之報而桑榆有限之景庶伸烏  
鳥之私舉家感極彌天莫知攸措臣不勝激切屏  
營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乞休疏

奏爲患病危篤不能供職乞



恩休致事臣本草茅遭遇

聖明自通籍迄今二十四年虛糜廩祿莫效涓埃  
臣雖木石每欲捐軀以効犬馬但臣素稟廢弱志  
欲前而力不逮職未盡而病已先自本年八月赴

京慶

賀事竣南還行至山東兗州府地方忽患怔忡沿  
途調治於三十年三月初一日至揚州府地方又  
中風斃昏眩僵仆痰喘交作前病轉增似難前進  
已經告鳴所在官司暫住彼處延醫調理幾及兩  
月萬無一效恐逾期限併妨職業隨經告給揚州

府取有醫學及江都縣官吏醫生人等不扶廿結  
備由於四月初六日移咨本布政司轉達詳示冀  
得稍愈勉強赴任不意前病轉劇飲食頓減形神  
枯索遇事恍惚旦晝若迷甚至耳目聾眩漸同廢  
人似難赴任顧思外官無養病事例縱使假以歲  
月終難責效醫藥又於五月十六日備咨本司轉  
呈撫按衙門請乞休致一面將臣應給俸糧照例  
截日住支外八月二十八日准本司咨蒙撫按衙  
門行文差吏柳生前來驗臣病勢爲照臣病委係  
危亟所懇乞休情出迫切實難供職又於九月二

十六日再咨本司轉呈撫按外但臣病日增劇醫藥罔效恐致不測計將何及伏惟

皇上至仁天覆薄海內外品彙萬類無弗矜育臣雖微息亦被覆載如蒙乞

勅下吏部廉臣無他憐情迫切解去臣官職放歸田里萬一得保餘生不即委填溝壑感恩無極矣臣不勝隕越祈懇之至爲此力疾具本令義男沈高抱齋謹具奏

聞

環溪集卷之九終

環溪集卷之十

太僕卿雲間沈愷彛臣著

議

均糧屑議

竊謂吾松田地照科推收最為公平遵行已久奈何法久弊滋歲積月累不可勝究蓋由富豪之家因田多糧重畏懼差役厚賄里書任將田糧那移作弊或有除無收而彼此皆免或塞報絕戶而兩不當差或飛洒小戶而避重就輕或投托勢要而以有作無或忽然而增莫知其所從來或忽然而

咸莫知其所從去富者得以計免貧者亦于連  
積弊多端難以言盡茲遇本院欲為均糧之舉甚  
感心也百姓久有此心欲言未敢一旦聞之若混  
沌得分宇宙若溟濛中得見日月歡載道萬口  
稱便真若以為再半之慶矣因念協常固在乎守  
法通變乃所以宜民說者以為通郡槩為一則將  
以革那移輕重多寡之弊經畫遠謨極為至善但  
三鄉田地依山傍水高阜低窪自爾不同槩而一  
之不無不均之論或又以為地分荒熟以上中下  
為三鄉尤未穩帖譬之西鄉之田肥而腴所收固  
有三四石似云厚矣然其間亦有污下而收不及  
一石者東鄉之田磽而瘠所收不上七八斗似云  
薄矣然其間亦有豐腴取盈收至二三石者若以  
西鄉為熟區而謂之上鄉何至三十九年與四十  
年大水為虐盡皆滄沒雖謂之荒區可也而終可  
以謂之上乎若以東鄉為荒區而謂之下鄉何兵  
荒之後歲時頗豐雖謂之熟區可也而終可以謂  
之下乎蓋旱澇不常天時難定熟也有時而荒荒  
也有時而熟正不當以荒熟為上中下但可以中  
東西為三鄉各以其鄉則各以其則蓋地不相遠

勢自相若土宜則燥濕相若地勢則高下相若  
時則旱澇相若雖有歲收分數之不齊亦在多寡  
盈縮之間是多者不甚加益少者不甚加損以是  
分為三鄉頗為均平然猶有說焉均糧莫要于均  
田均田莫重于丈量丈量莫先于禁奸蓋田糧之  
數目百姓不能以周知既不能以周知不能不藉  
之里書里書不能不藉之稽筭一經此輩不能不  
上下其手神出鬼沒揉弄莫測變多為寡化重使  
輕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務嚴為闕防有犯輒置  
之理不容少貸如是則法行法行則奸懼奸惧則  
事易集其丈量之法務以坐落區畝為主莫論戶  
籍更須推公正人員或良善殷實之民更須查某保  
起至某保該若干里某圩起至某圩該若干圩令  
各區書備造歸圩文冊要見一鄉某人田若干戶  
係某鄉某保某畝二鄉某人田若干戶係某鄉某  
保某畝照數歸結戶下明開中鄉田若干東鄉田  
若干西鄉田若干仍填給三鄉由帖各開坐落則  
那移影射之弊平而中東西皆稱便矣然此猶大  
畧也其詳條載徐侍御議中調劑下上酌而行之  
可也無已則令田主各自丈量置立標旗明書舊

額若干今量過若干挿于田所令各區畝換引挨  
號量過仍書田量過若干多寡若干附于標旗之  
上如與田戶相同即書以相同二字仍照量過數  
目造冊呈遞然後官府分頭親臨田所任意抽旗  
丈量如果相同則照冊填數中間或有一號異同  
併一區不唯仍坐以玩法容私之罪此固執一實  
以御百虛亦簡徑之法蓋事省而功倍時近而效  
速誠莫要于此若夫踏勘荒田要為補助丈量之  
所不逮要之致荒之由由于小民鬻田欲貪高價  
豪家畏懼重糧勒收輕科至存重額小民力有不  
支因而逃避其里書因而乘機飛洒入戶或今年  
一升明年又一升又明年又一升散之為少聚之  
為多是曰細洒年復一年累及粮里賠賤粮里賠  
賤不已必至迯移迯移不已必至拋荒在理則然  
故正田賦莫要于去存粮去存粮莫要于去風蠹  
至積荒板荒之田尤不可不講地雖謂之荒區以  
荒而論中間固有全荒者然亦有不盡荒者須  
嚴為踏勘庶無隱弊如果係存粮作弊仍應盡法  
差果係板荒積荒要在將有餘以補不足假如東  
南素稱下鄉而水鄉草蕩不計其數近來富家開

墾成效所入歲租反過膏腴其蕩價銀兩又入縣  
縣秋糧之內是均之王民小民苦于追賠而豪家  
安享無糧之業又如西北濱泖之處新漲沙塗富  
家因而填築成效所入歲租亦與高田相若是均  
之王土小民苦無立錫而富家坐受額外之利合  
無將前二項隱弊待候勘明仍填註青由以補積  
荒板荒則田均而糧亦均矣然積荒板荒又不應  
坐視其廢而不為之所蓋農事莫要于田工田工  
莫先于水利水利不興即后稷善稼莫之措矣其  
濬白茆港與吳淞江此二河者尤西北農家所恃

以為命者也議者多以工力浩繁重為民慮輒行  
輒止余則不以為然昔人謂舉大工者始而議中  
而習又繼而詛且呪未幾工成事濟誠一時之勞  
千年之益萬民奚憚而不為但今時屈舉羸固難  
無舉然事有緩急時有後先譬之治病者相其脉  
理酌其標本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賴今本院在上  
亟欲奮舉至寢食俱廢拳拳體

國為民宛若見矣然猶不自滿假詢之輿情叅之  
群議至下及芻蕘愷雖極陋無知敢不惜陳一得  
之愚此係干合郡之事不敢私以一入之情惟求

協于公共之義，極知妄無所逃，罪仰祈萬一揀擇，下情荷甚地方幸甚。

環溪集卷之十一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書

山中荅張子九溪書

自江上執手暮雲烟樹隱隱如昨日事，兩承至教，不減聞韶真黃鐘在懸，而瓦缶難乎為音，誤辱推獎，若欲以著作表見，趨而納諸古人之域，且諭以子才莫為人知，又若惻惻重為愛惜，愷乃呼天嘆曰：愷雖木石，豈不自諒，敢忘子之言哉？嘗謂丈夫生世上，之不能總統百氏，叙述十經，藏之深山，傳



之好事以成一家之言即當剖質相明亦足以觀  
偉觀流薄曜使後世有知者甘鮑魚之腥而忘其  
臭萬一有亮其心亦不殞于遂蒿而弗聞也奈之  
何有大繆不然者嗟乎非子誰則知者愷本海濱  
下材無足齒錄兼之知昏力劣讀書脩文弗克樹  
立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自愷搥髮以來  
連不第于有司晚脫泥塗亦已後時一為俗吏  
百事具廢待罪西曹蚤出夜歸樊維樞東日與罪  
囚相問答而敲朴呼號之聲窮日不徹即欲操弄  
筆視昂首伸眉論列古人其心已奄然靡矣重以  
家門不造變故相尋先人已先棄不肖去山妻弱  
子接踵而沒西風鳴梧滿然獨處慘毒萬狀痛苦  
莫喻言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食若噓  
夢若驚寢若惛忽忽若不欲生有此惡况猶復強  
顏濡毫以成文章必不然矣第恨壯盛時無所自  
見恐青陽不再老態將至人命飛霜詎同金石竊  
懼後者之不如今嗟無及矣雖事與願睽時不相  
值然戀好成癖終不能割去或情事稍伸愁苦不  
甚纏心乃舉架上遺書讀之片言意會至手足不  
自禁惟孤陋罔聞無所取裁譬之燕人適越且南

且此若冒霧然茫茫莫知適從良用自若幾欲取  
裁于有道之門則又自分醜婦出門舉止言咲動  
不若人愧容滿面輒復中止今之為士握寸管挾  
方牘往往延譽公卿流光四國豈其力能自致于  
青雲之上而一無所附麗哉要亦有先容之客隋  
珠卞璧無故而暗投于人未有不按劍而起者愷  
非不欲操寸管挾方牘以取裁于人人恐按劍而  
就為天下戮笑人謂我何且愷平生不善俯仰所  
向輒值壻谷與人交非慶唁緩急不復往來無事  
率閉門掃軌弛置自便都不識覲伺人即有以文

名家者見其揚揚誇詡言咲他顧詞色不及則不  
不肯低下取容作翁翁熱蓬蔭戚施已退縮不前  
重以旁觀者從而狎侮之詎肯向人作効嘖態耶  
此愚所以寧甘心孤陋益增蠢愚而不悔也士嘗  
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人惟識王卞氏或免于三  
泣人惟知音爨下之桐可登之清廟故管仲知于  
鮑子世始知有管仲伯牙知于子期世始知有伯  
牙天地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肝膽相照知者  
有幾故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莫邪干將常有歐  
冶不常有世之知不知不暇計于才不可謂

無情夫蚤夜惟懼負子之知恐終泯泯無以自別  
于木石此腸一日而九回一飯而三嘆且繼之呼  
天而泣也愷雖不敏敢不鞭策思奮以標趨古人  
今塵緣未斷是非榮辱猶懸于人世路險巇孤踪  
蹇跡尚未知稅駕之所嗟乎人生貴自立爾雖富  
貴何為行特歸老于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謂築  
土為室編蓬為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以盡其  
平生不自揆測苟有一得倘自麗于作者之域庶  
幾大雅可興尚得免為鄉人而不與木石伍亦不  
為非倖也恃愛及此長歌當哭譬言成哀不覺為  
狂為僻為口惟子亮之不然是馬遷之志不達于  
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惟子亮之

與懷忱二弟書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俱值雍熙並歡衛  
泌時時執手陳說平生興至把酒持蟹螯或擁壺  
矢張目大噓風雨無聊搃胡床相對刺刺語少小  
事不休雪夜擁爐促坐至煨芋栗供母母子煦煦  
笑相語惟如也胡期不爾乃今歲月易邁動閭山  
川引領西顧悵矣心飛追惟舊歡往不可復未嘗  
不傷心泣涕焉余性佚宕不耐齷齪少年屏居湖

上頗耽古墳挾書冊琅琅誦讀適與意會  
獨咲或與二三子談古人功伐照耀名節慨慷  
耳熱面赤自奮勵矢曰無相負也他日果得脫  
而出當効尺寸以標趨古人無虛皓首使浪  
弗章言猶記臆隱隱如昨日事豈竟忘耶第時勢無  
常寡合難偶碌碌二十年不克自效年踰三十始  
竊一第盛華變衰壯心潰裂上之不能昵顯人下  
之不能援英少意氣曠眊已非湖上時矣其視二  
三執事則皆飛騰闔閭振翼紫微華名已飛照四  
裔顧視區區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俛首抑氣  
抑復誰語一為郡吏便落塵網期會結束則朝夕  
靡寧簿書纏擾至寢夢俱愕當其忽忽且不知有  
生人之樂况其他乎久與筆硯為仇間或勉強粘  
弄率又濡毫染墨終日閣筆不能以句是可以覽  
覩矣余不自涯酷愛山泉常攀窮窟岩棲古寺托形  
崇阜息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津  
喜恨不獨徃乃今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  
緣也自入越以來果見積山萬疊出竒巖異叅差  
代雄表秉紫霄信美且竒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  
下少假一日之遊哉第境緣人勝樂隨意適一行

作史豈復賞心佳境滿前徒增悲惻是以過錢塘  
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噓懷目清風之嶺傷心越望  
之臺哭武穆于西湖吊坡翁于堤上朝步蘭亭更  
懷羲獻暮探禹窟尤憶子長此數子皆以高才名  
世竊愁抑鬱用匪其時吊古懷人耿耿不寐西上  
桐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竒水天下獨絕  
弭楫臺下夕陽淒惻又聞孤猿寒嘯離鴈遠吟樵  
蘇一嘆舟子再泫余益愴然悲矣然斯亦觸景之  
鬱懷終非予心之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難以托  
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欲強自表見恐方豎圓柄

鉏鋸難從跋前疐後差池不狎自非樂天知命誰  
能不憤悒者我是以馮子彈鋏而行歌莊周臨流  
而浩嘆平子自賦其無成賈生亦悲其不偶古今  
人情畧同其槩矣昔讀秘中散有七不堪或謂出  
于矯強以為無之乃今信其真有爾不謂余也身  
當其事且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即  
康強無恙人子之心詎敢恃耶往歲迎致官邸母  
子朝夕煦煦無何以覲事西歸竟以渡江涉險艱  
于跋跋猶未即至動定咳貌咫尺天涯倚門極目  
能不依依此不快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

氣始定性不奈勞苦今髮就種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茲上邊檄報漳寇通番舶可本日  
至可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舟山居民日被  
侵掠今已不能葺田廬供賦役矣瘡疽結于腹心  
猶不自知更復坐糜廩祿何以自立此不快三也  
寔民好訟習囂入骨結構窮年牢不可解稍以法  
繩之控訴上官顛倒黑白即刺心無以自明德不  
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習俗喜同厭于創見  
即有一二興革好事者禎生口語囂然議起此不  
快五也海上積蠹弊彌山海一旦摘發陰奪而計  
友之招充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  
雅好恬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  
觸情焦心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人輒吐  
肺肝人有過差好為面折有不當意色辭俱厲至  
狂發不顧先後人道以此為惟不快八也年踰四  
十山妻棄去二嬰夭亡撫影箴策日抱隱痛此不  
快九也以此數端永念平生難為膏臆楊子雲云  
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而今而  
後當稍知自遣排愁破涕人生須自適爾憂戚何

為佛氏不云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行當別圖  
就拂袖東歸重理舊業與子尋繹往事家貧雖不  
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可供母餽粥苟非凶歲能  
自力作尚足伏臘幽期可托得全素履山南水北  
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富貴人所欲  
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顧專一丘一壑之美  
者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芬華哉已矣乎  
石室有綠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靜  
好此外何務庶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  
石可自保其天年不為非倖也又奚必栖栖空勞  
鼓缶向人作屈曲慙耶百年逆旅迅駒過隙時移  
事定孰醜孰妍必有能辯之者此但可為吾子道  
不敢對他人言也

乞緩徵書

孤本海濱鄙夫忝竊科第每恨才薄力劣弗克樹  
立然居嘗謂大丈夫不得振揚王路樹臆勒伐即  
當為民樹長畫伐禍本庶不為世戮辱且生惟同  
土毛髮骨爪疾痛哀苦情關一體敢視之秦越而  
漠然不加之意乎竊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財賦首先蘇松今之



蘇松非昔之蘇松矣蘇且弗論吾松徒驚厲之  
名號呼人口叩其中則歎然虛索然靡矣譬之衣  
錦文繡外雖侈羨而枵腹者且三日矣可不恠也  
孤自往歲奔喪南歸目擊時災實切傷心自春徂  
夏亢陽爲雲連月不雨火流土焦赤地千里自天  
降災極茲不穀民乃籲天嘆曰豈不可哀哉時乎  
寒畊熟耘曾弗得食也稅也在官爲民父母庸弗  
一處分乎不然有死而已于時郡侯瞿然戚惻然  
悲亟上其狀于撫巡撫巡聞之

廟堂民又日夜待命至而道路喧傳且曰已蠲十

之六矣豈惟口語喃喃宛然見所謂成令亦既有  
徵矣民且喜且悲曰天時不收吾田耗矣全爲蠲  
免庶幾有生而四分之追安所於辦然而里胥日  
在門也叫囂驟突鷄犬不得寧焉于是執契擔囊  
行復假貸重重計息一室已空不已而市田宅不  
已而鬻子女不已而割肉醫瘡官負償而民且告  
病矣乃及于今大旱之後繼之水潦宿雨浸淫免  
成江湖高者僅免荐饒卑者旋亦弗粒小民無知  
得隴望蜀猶懷寬減而徃歲六分之徵且下矣聞  
者始而疑既而駭既而紛焉以議其情涵涵其言

嗚嗚人心固弗之信矣故里胥催併有曰賣已官  
府督徵有曰病民雖篋楚血流計無所出非民之  
性矯且悍也勢使然也叩門求火無弗與者饒足  
也林中不償薪湖上不市魚者有餘也取贏于有  
大率易辦無也強之使納不難乎哉江南之民往  
往與江北不同江北之民多巧知仰攬利而食上  
之賈販次之末技皆足以生活吾松之民任質無  
他腸湏耒耜以生終歲動動仰給有秋禾未登場  
而屈指歷數百望具在子女婚嫁胥此焉出老幼  
喪葬胥此焉出以至稱貸者取息胥此焉出未及

卒歲而存者有免即今時事可爲一慨矣吳下十  
風最重冬節先期率割羊豕置醴酒競辦時品市  
者雜沓至日民爲罷市召里人燕會務盡歡甚則  
好事者出遊華美列行醉者盈途今乃有不然者  
矣烟火蕭條道路慘戚不爲罷市即不罷市莫有  
市者矣即飲莫有醉於途者矣歲時可知矣孤嘗  
爲先人營墓地披荆棘犯晨夜踵躋半九山之野  
每至村落往往見父老環而訴聚而泣曰吾死矣  
吾死矣叩其故曰吾屬自垂髫至白首未聞有所  
謂一歲兩徵况水旱頻仍饒餓填壑里門催督急

于星火此何時耶此何時耶但聞哭聲載道欲逃  
欲亡萬口一詞其不然者湏而爲盜耳夫民亦人  
爾豈不知畏死樂爲良民哉蓋饒寒之患切習非  
之心堅窘迫之端多輕生之意決鳥窮則啄獸窮  
則攫理必然者嘗聞之救焚者貴速不貴緩緩則  
焚矣解懸者貴急不貴遲遲則死矣失今弗圖而  
曰猶之無傷也吾恐緩輯乖方追徵不已過爲窮  
逼誠恐大絃急小絃絕蓄亂宿禍他日隱憂不可  
言者是故有司雖有救民之心限于分而不能爲  
卿大夫雖有愛民之心限于出位而不敢爲故孤  
于明公深有望焉百姓之司命懸于守令守令之  
仰成繫於憲司竊嘗論今之居顯位者矣翰林能  
紀天下之事矣而不能言給舍能言天下之事矣  
而不能行其能紀能言又能行莫若御史夫自明  
公南巡以來百姓引領西望曰某公至矣吾屬更  
生乎及按鎮常以達于蘇每聞行一某事曰某事  
爲民樹德又聞行一某事曰某事爲民祛害布德  
彰威風動江左民又欣欣然喜曰亟來吾松松民  
其有瘼乎誠望公如歲今且至矣人其謂何昔人  
有言曰苟利其心不必法古苟罔于事不必循常

爲今之計損上益下不可損下益上亦不可務使  
上不失軍國之需下不失任土之義其在民也量  
爲之徵則三取其一猶之不足也然後爲之通融  
莫若提審均徭猶之不足也然後爲之帶徵帶徵  
莫若相其緩急嗟乎財非天降亦非地出也以民  
處民轉移之機存乎其人人有言曰不矜小廉不  
牽細行立大便以成大功此一機也不知明公以  
爲何如孤箴居杜門百事俱廢且先人大事未厝  
觸目成痛在禮有不可出矣言涉出位極知僭踰  
死罪死罪然自擊時穴隱而不言非仁也言而不  
悉非忠也不以所知告知已非智也竊念不肖官  
寒如昨曰不滿百稅無久稽故于臺下不敢以一  
人一家之事言爲千萬人言之惟明公不以一人  
一家之言聽爲千萬人聽之一郡幸甚千萬人幸  
甚

上尚書漁石唐公書

愷本海東鄙人萬萬無足齒錄然每得戎公雄篇  
大章讀之宕蕩激昂曠哉遐乎直追典謨秦漢以  
下無足論矣讀樂府古詩不減漢魏而古體歌行  
明時獨步少陵長庚亦當並驅爭雄方今文體駸

弱賴公振起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然內衛者已非  
一日矣愷乃仰天嘆曰無乃天地儲精山川炳靈  
篤生我公鍾此全哲愷因退而自訟曰嗟乎士君  
子不得振揚王路橫奮八極勒名鼎彝即當暴振  
躡蹻窮覽名山大川觀先王之風真得見至人從  
而往質焉僅得一言使有所托以自表見庶生不  
虛皓首且不伍于山樵溪叟終泯沒而弗聞是以  
縷縷之誠何時不傾向門下幾欲通賤姓名于左  
右第一行作吏職劣地卑竟阻攀躋今歲仲夏得  
瞻山嶽已喜出望外何期一見小集不甚嘔鄙若

以爲不才可教且曰吾將爲子叙之愷何物野庸  
敢當此哉聞之不覺驚喜若狂追惟在昔有若范  
希文歐陽六一徃徃汲引後進士亦爭願出于其  
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愷固非其人也不敢自廁  
于士林但公之推誠愛士不減二公愷雖無似亦  
不敢自同于木石是以不自揣量冒呈鄙陋之辭  
僭乞晷言以弁諸首是方寸之木托高恭華鶴鶴  
之羽附翼南溟寵光弘被何可言喻將自頂至踵  
咸受德恩銘心貫骨益深感激臨紙惘惘不盡不  
盡

荅石山傳侍御

愷本遷吏無所比數茲來獨蒙明公優假第吏事碌碌尚缺瞻依方懼無以効尺寸反勤降辱德音愛若平生情逾骨肉愷雖蠢愚亦知有天地日月豈冥然不省記臆江城歲歉十室九空淒涼之狀目不忍見愁苦之聲耳不忍聞小民窮狀豈可具陳愷忝民牧情同休戚憂悴慘慘忘寢與食豈不念此第分薄勞勉力周旋若昏夜策牧馬于泥塗峻坂之間惴惴焉惟恐或墜來諭更以賑濟爲慮憂深思遠甚盛心也愷已曲爲之處條陳四事亦

一時矇瞽之見未知當路相信否二十二年以前錢糧亦已怙縣緩徵但新糧當踞未有成令愚意以爲大都十分先徵五六餘者留以有待萬一當踞之疏得行窮民或得少沾實惠事當成于相信愷固無足齒錄雖披中情墮肝膽猶欲筭計短長辯咨是非惡能必其事之有成但吾盡吾心爾矣愷素不能文初恐混于野人無所別識漫爾破俗竟坐此罪方以筆硯爲戒承命輒復無耻冒呈左右蓋奏鄙音于師曠之前雖爲廢鍾鼓亦甘心焉爾拙詩有數首待抄完請教使旋促草草奉復終

不盡所懷臨紙惘然

啓殿撰九山全公

向者王別駕來率爾修問殊不盡所懷乃辱徽音兼之腆贖且翰中曲爲煦覆直若愛忘其愚把玩再三感極而繼之以泣不敢言不敢言恭諭起居佳勝以公宏才夙望內贊國經密勿論道賈誼之憂勤而濟之忠宣之謨畫中外所持以爲重者信不虛也愷入楚又三年餘矣奔走碌碌塵緣未斷是非榮辱尚懸于人恐日就淪落以貽羞知己不知明公何以終教

上司寇東厓虞公

愷奉職無狀量移江上譬之棄婦事人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執役門下顧厚優禮教愛真同父師且三年較課又特疏保薦愷方困于名而公以名成之昔人謂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將自頂至踵咸被鎔造此情此德何可背負遠去門下已五年于茲蓋疏懶愧縮日復一日遂疏脩敬不知寬仁含垢能憐恕否久臥東山海內興望日切歸來何時豈勝仰戀此不獨愷一人之私也

啓殿撰念庵羅公



入郡已數月矣高賢密邇尚未獲晉謁庭序一枝  
光儀徒使人問花竹平安而已悵戀何言象笏薄  
爾致意顧辱瑤篇之贈希聲入耳不減聞韶報豐  
于施亦既多矣江闊雲空年光如水每懷麟鳳在  
野未嘗不中夜耿耿執鞭何時寫此情素

復別駕包白厓

別來踪跡日疏而仰戀高誼慕誠極君想同之  
也愷鄙作多率爾漫就詩以識歲月脩遺忘自分  
極其蠢鄙初不敢求知于人人乃蒙執事故加災  
于木千里遠寄感愧何言嬾毋無益自覺形穢多  
所掩覆尤恐揚醜况布之人人能不汗顏執事養  
高泉石固足爲明止增重但清操微猷在在著聞  
尚不利于時愷復何言然非沉滯靡一切夢幻諒  
執事必以道眼照破不待愷言

簡池南表進士

別後引躬思咎未知其方自分敗亡之餘豈有今  
圖獨承執事猶不以愷爲不肖拳拳詔之語言重  
爲煦覆感德量非木石明郡風俗執事所知也議  
論不明諱慝易起持法過抗遂憎多口輒變亂是  
非布置支節其于愷也求之不得其故藉口于文

墨春馳陰肆中傷愷此行誠不足惜但恐諒夫得志貞人喪氣而磊磊自將者必將以不才爲口實亦且利方爲圖跋正爲道而郡縣長吏且將局局然無所于措矣爲之奈何此語非肝膽相照不敢以聞人生聚散無常意氣相感即爲骨肉真情所注千里不越几席也風便附此極目明山豈勝聽

聽

與西林悅琴上人

憶昔入蕭寺與君採松烹茗畧迹論心徃徃過夜

浪大化喜俱不知此事今言之夢矣微官何物遣我故人何時蒲團曲几邀我遠公入社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余亦知之稔矣君相亮否

上中丞退齋林公

愷本東海鄙人西江遷吏自分庸猥無所齒錄不圖承乏湖湘得從事門下愧無齒牙拇指之能以脩公傳命舉使之役顧辱臺下一見語合百凡謬誤不加誅斥徃徃提接其所未至甚則違教獨與特名釋爲愷何物庸猥敢濫斯舉昔人有言日受千金之賜不可以爲知己偶得一言之合遂以

為終身之感。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此言  
有皮相之識。吞炭者深國士之報愷。雖木石亦知  
有天地日月。厚愛深知。如公豈嘗一飮有志于懷  
繼後非不較少。劫消湮以塞報。萬一但老母衰殘  
終難割情。就祿今已築室于環溪之上。老矣一意  
灌園。供毋山外事。一切不問。若得晚節不虧。不負  
此心。乃所以報門下也。臨書仰戀之極。神思乘越  
不知所云。

啓侍御曹華山

量移江上以來。日無事事。第一願見吾公。其次願  
改廬山。其次願遊彭蠡。忝竊于茲。已及期矣。二者  
俱與願睽。而公密通門牆。尚遠表儀。豈江山人物  
接遇有緣。而機會不偶耶。方切仰戀。顧勤教翰。兼  
賜瑤篇。讀之不覺下拜。真方駕西京。而六朝以下  
薄不為也。敬服敬服。愷一行作吏。此事便為廢閣。  
何以仰和韶音。使旋草草。附復臨風切切。

啓僉憲張秋渠

夜來得承下教。羈愁俗况。銷落殆盡。所言夢澤集  
不惜借觀。以執事仙才天逸。飛藻玉堂。盛名已非  
一日。雖暫淹吏事。終當制麟翳鳳。以侈聲青。真非

依近日觀風之暇必多新製若不以愷爲不肖  
琳琅玕盡出縱觀愷雖寡陋得此便是窮鬼暴富  
不徒令人抱甕自苦也公其謂何

中丞太廓三公

自江上一接光儀歲月易得倏忽四易寒暑高風  
雅誼有懷如昨追惟提兵南下節鎮銅仁微猷宏  
畧出其緒餘猶足以控禦蠹苗三省百萬生靈終  
將賴之不圓爲忌者阻撓遂使全功中棄竟遺千  
百年之憾然而天定勝人是非輿論愈久愈昭始  
知寃事有天而歸竅想亦不遠矣良賀良賀愷忝  
竊湖湘又三年矣碌碌隨人無一可爲道者茲  
令姪秀才回敢布此匆匆不盡所懷萬萬爲天下  
自愛

上尚書東塘毛公

外者舟中一拜得遂瞻依不爲不厚倖何期公曠  
度舍私畧勢忘形至降頽欵洽愛逾涯分顧以鄙  
作見委拳拳過于推譽但愷非其人也且爲俗吏  
筆硯久踈見人顧羞澁不前况大名家在上敢操  
觚僭妄方擬踵門以謝不敏更辱教翰重以華幣  
其何敢當然既承長者之命終不敢辭徐當構思

一二呈以請教醜婦見翁姑直恐不免耳使杖草  
率裁答惟公原宥不宣

啟翰撰荆川唐公

別久不獲專介候猿鶴高躋在野未嘗不爲世道  
一慨往歲得侍尊翁同舟老成瞻望宛然古道顏  
色令人塵慮銷落太辛方切悵戀顧勤教言久稽  
裁謝昨令親董地御使楚脩聞起居併知養高自  
重動爲不朽計但不知時事多艱平生經濟奇抱  
獨不爲蒼生計耶令親回啟附此申悃江空渺  
臨風惘然

啟僉憲王東湖

外者王司函回魯附小啟想徹記室矣愷忝大郡  
奉職無狀况斥于時惟此事不以為可棄特加軫  
念情甚渥也愷居常自屢不敢自後于人公所知  
也愷自守明以來凡可鋤穢剔蠹禁奸緝良輒義  
激以前勇不顧先後其貞白一心俸外雖半錢不  
支府帑一毫不取百姓此兒童牧豎亦能言之區  
區此心實欲上不負

朝廷下不愧此身隱微幽獨惟曰自知天地鬼神  
實所共鑒顧自信太力持法太峻昧機變之宜乏

舍私之度是則愷之罪也而不知不便者已澤吻  
磨牙睥睨于左右矣森戟在傍而愷不悟談笑交  
歡已落扁口人心之險狡一至于此知不才如執  
事者有幾言之誠可一慨

啓大叅周梅崖

向者鶴樓一咲于今三年轉眼舊遊又成往事愷  
獨何心能弗悲乎適承大篇之賜球琳璀璨應接  
不暇捧誦再三音落九霄中夜慷慨使人俄驚且  
喜今而後知宇宙內未嘗無李杜輩而一時學人  
嬉笑追影逐象者不知作何情狀敬服敬服

啓都諫王江野

一別幾二十年巖谷草木皆失故態感今思昔隱  
隱如隔世事愷幸忝竊大藩謂睽可復合不圖孫  
孫宦轍竟與願睽豈衡岳洞庭在望而終不獲一  
覩非平生欠事耶仰承履翰兼惠佳集讀之不覺  
下拜乾坤性情之正被公道盡真不減聞韶喜慰  
何極以公宏才竒抱正宜弘濟時艱何薦剡屢騰  
而鶴書尚滯不知當路何以處公但恐晚節功各  
直不免耳第本麋鹿之性山野所宜今乞休得果  
所緣不爲不厚俸此外一無可爲公道風便聊此

附謝

啟內翰夢澤王公

愷輓繁楚邦邦有高人韻士未嘗不私竊傾慕况  
公文章巨伯海內有幾且赤壁竒古雪堂閒適景  
隨人勝有美伊邇恨不得跨江飛渡願聞韶濩之  
音以畢平生至忍第以吏事糾纏竟不果所緣顧  
辱瑤篇之贈捧誦再三真若竹林寺僧又若玉臺  
道士瀟然塵外蓋不飾而雅澁浸入玄矣欽服欽  
服愷有鄙作採敢請教為念出見施媻歸醜其貌  
不自覺其服絕倒也

啟少參明厓張公

乍合遽嘆瞻戀彌極洞庭黃鶴咫尺天涯何以為  
情自憐弱質已衰壯心又替疇昔素盟誰托悠歌  
唯明公曲為記存亦覺雲山烟澤共此好慕但愷  
非其人也悲乎素絲生髮白日易邁知音如公今  
其有幾每念及此不覺泣下西望卸雲悵美心飛  
上宗伯毅齋孫公

愷入楚以來吏事糾纏不獲以時脩問惟應得疏  
曠之罪于門下不圖寬仁含垢向來罪過一切不  
問顧降辱德音曲加慰勞重以腆幣禮遇優隆對



使拜嘉益增竦息公以天地偉人誠心直道非獨  
今人所希雖古人亦不多見日夜望公內贊國經  
與二三元老明翼

主德覽宣化原躋天下于仁壽之域此中外人心  
所同也愷本薄劣蕙之性頗率易不善俯仰所向  
輒值墻谷此間湖山信羨而拙病不堪秋風江上  
惟有尊鱸之興而已

啓京兆石陽陳公

自江上一別隱隱如夢中事嗣後音問濶疏傾注  
局極承遠寄瑤篇圭復再三徃徃于足不自禁嗟  
乎豈獨擅明音哉純然漢魏風格如此竒抱即袖  
筆長楊振翼紫霄尚未足以盡其大乃復淹淹煩  
以吏事不知造物于公竟何如也所喜公著述在  
名山華名在宇內所恃以信後者當與大寰爭雄  
長矣一時顯晦低昂何足爲公計邪

啓內翰少泉王公

外者過郢草草燈前相笑此是二十年方得此會  
後會又不知何日江雲煙樹悵惘彌極承示佳集  
捧誦再三驚喜若狂執事鍾衡岳之英吞吐洞庭  
雲夢之氣鑄為雄詞不獨侈聲當代信足以詔今

傳後無疑昔人謂一時而赫赫老國多千載而赫赫者有幾執事若為一時千載計矣公其自信不待愷言此則愷之重為執事賀也風便率爾布悃終不盡所言南望湘雲神思俱馳

謝憲伯孫二水兼東憲副揚胥江戴雲溪

夜來雪甚蒙公錫燕于歲寒春意軒擁爐促膝呼酒淋浪温然如春若不知門外有寒事推窓見檻外梅竹帶雪灑然清絕又若歲寒戀戀不忍離乃咲相語曰吾四人將無同乎愷醉歸有懷不寐漫賦俚言非直識一時相與之情他日諸公在雲霄之上愷在山中須無忘此夜則此軒亦留作他日佳話也一咲一咲

啓憲長東明范公

屏居山中曠馬嗣音矯首甬江盈盈一水每念大江人物未嘗不中夜耿耿以公文章政事一代數人百年幾見愷思欲執鞭實夢寐焉何期誨言過于獎與捧誦再三感慨係之愷自乞身以來入山愈深百念灰冷自借書放鶴外一毫不以槩于中亦可以樂而忘世矣恃愛僭此草草

啓工部省菴黃公

別後鴻鴈參差不能以時修問殊深悵戀昨得沈  
金之報知執事已立致于青雲之上為國得人與  
情共快在知已私心尤切以執事宏才素養當飛  
聲藝苑振翼紫霄顧復淹以吏事當路深意未必  
無所待也愷本庸猥兼之遲暮歲年廼欲彈冠夜  
行意氣銷落殆盡惟有故鄉蓴鱸之興而已此願  
果諧入山愈深不知天上笙鶴亦念及山中人否  
臨風悵然

啓少叅小洛何公

夜入郢已二鼓矣猶復設燕張樂至禮意勤勤  
飽而歸東方已吐光矣乃今執事久客省中幾及  
浹旬愷竟不能作鶴樓一日主人慙負何言慙負  
何言表儀在望咫尺千里如何為情

啓提學三石喬公

違教未久有懷如歲渡江值風濤震撼五日方抵  
岳陽業緣未斷猶復碌碌隨人苦事苦事仰惟吾  
公負行醇質文章詎工出其緒餘猶足以大造于  
楚楚中一時諸賢皆爭起濯磨榘楠豫章楚材皆  
彬彬然盛矣此時微棘當必有馮文簡公者出而  
耀時名世亦作楚中他日佳話也公其謂何

啓憲副十泉潘公

石鼓之遊風景殊絕不似人間塵界及登仰高樓  
俯視瀟湘天光一碧風帆隱見如畫入圖執事以  
南霍高人而吏隱于此不知君似瀟湘耶瀟湘似  
君耶小詩見意真不能滿公一笑吏回聊附此併  
致謝私

啓國鑒芝泉楮君

每鶴樓雲合笛韻悠悠千里故人之思未嘗不往  
來于懷適辱手教宛其面矣犬馬之年何足齒錄  
乃煩存記更辱華輓之賜愧何言思念入仕垂  
二十餘年分內事未有一種成就碌碌虛度言之  
醜也歸志已決雖身被冠裳而角巾野服之興未  
嘗不在鶴灘鳳嶺之間心事縹緲恨不能共榻盡  
之南望渺然

啓提學蒙泉孫公

千星雙音將意孔厚猿鶴爲驚第病卧床禱未知  
所以爲報自省歉如第意已決若面詭于心是指  
終南爲捷徑以遁跡爲假途其不貽咲巖壑者有  
幾行矣霄漢故人日益濶踈所願明公善自愛重  
憑翊清時勒功鼎室爲世名臣僕即歸海上塊守

源樵此生受賜侈矣

與抱一道人

久苦風塵朝過仙境如與至人遊清虛之上舉非  
平生耳目所接喜懼無量今日爲齋事不殺牲偶  
得蓴菜數莖新菰米幾合煮飯作羹意頗不惡飯  
餘汲清冽泉澆陽羨茶之精者與君一啜亦當清  
齋一度也坡老以山芋作玉糝羹香味奇絕自謂  
天上酥醑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僕竊謂此製  
山中不可知城市決無此味一啜一啜早顧早顧

上中丞二水孫公

愷忝竊楚中得侍左右惟明公眷念曲江風韻  
不以愷爲不肖顧朝夕以吏事相課往往鞭辟其  
所不迫愛逾涯分情深骨肉別後仰戀恩私何時  
可忘乃今天移福星坐鎮南服天開日朗正在今  
日已爲大江以南億萬生靈賀矣愷以職事南還  
非不欲少畢犬馬之力但母老子幼似難再出決  
于乞休矣分屬編氓上下禮隔必不敢以宿昔相  
與自詭公其相亮否茲因風便先此申悃西望江  
雲神爽飛越

啓提學三石喬公

愷居海濱時即慕海內文人有所謂關中三石何  
期得共事湖湘一見語合朝夕得備聞規訓若天  
待不才不爲薄矣公諸作真方駕西京奴隸諸家  
天下得公單詞隻句爭爲奇珍愷別時又何幸得  
公雄篇至千有餘言乃今揭之草堂示儔誇客光  
逾萬倍此固愷平生希濶之遇而子孫不世之遭  
也恭諡起居佳勝聲稱日懋公有韓范濟時之才  
而不膠其迹有程朱明道之功而不泥于常憑翊  
清朝正應置密勿以備論思顧復煩以吏事此愷  
有不可曉者愷山野之樵公所知也然終不能改  
口今得果所緣不爲不厚倖想公聞之亦爲抵掌  
一笑

啓少卿鶴泉王公

自維揚舟中一話竟不盡所懷至今悵戀無已郡  
齋無事時嘗得公所示瑤篇讀之羈窮旅愁一洗  
殆盡昔人謂讀陳琳詩足以愈頭痛信不虛也南  
臺山水信佳麗又得高人吏隱其中咳唾嘻咲俱  
成珠璣愷每遇佳勝輒興發安得扁舟飛渡公側  
一聞韶濩之音不使人咲沈卽徒株守無成也

啓侍御吳石包公

入楚未久忽聞太夫人之變驚悼不已太夫人雖  
未登百齡貞懿垂範教成二躋徽猷亮節足以表  
儀人國所恃以為壽者亦既多矣痛以理遣尤瀕  
節哀自愛無效無益之悲愴限于職守不獲臨喪  
一吊淒楚何言承翰及拳拳存念更致書于某若  
欲引而置之人數當今吳俗日偷吾輩一涉嫌疑  
若避水火輒縮手不前獨吾公不待愴言乃曲為  
延譽知公陳義甚高不獨使愴感激而躋之古道  
亦愧彼涼德矣令兄蒙臬公音耗若何倘有便附  
寄咫尺之書不惜示報

啓少府巖澤王君

天台四明古稱勝地兩郡密邇去一咫尺其秀巖  
稱雄兩浙東坡晚年欲乞明州而不可得太白嘗  
卜遊天台往往形諸篇什在昔已記之矣執事以  
仙才固應台郡愷何人斯敢刺明州難消難消每  
吏事之暇東望赤城霞起恨不得騎黃鶴跨白鶴  
飛渡君側顧辱瑤篇之賜圭復再三恍若憑虛御  
空飄然在塵溢之外而摩詰漆園意味了了可想  
愷苦為簿書束縛久不粘弄筆硯塵垢填胸亦頗  
作惡何以塞報一二總能出口成聲終不成章祇



恐徒貽山靈之咲耳雪竇之約今竟忘耶君不失  
期當先報猿鶴戒途矣

法集卷之十二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書

上郡縣諸公書

愷本海東下材無足齒錄遭遇

明時起自隴畝得備位卽署陟歷中外二十餘年  
居嘗矢心非不欲少効涓埃以圖報萬一但愷素  
稟羸瘠弱質蚤衰壯心易替上之不能爲

國家盡瘁效勞以出死力下之不能爲百姓剪洗  
培淳以固根本猶復虛糜廩祿碌碌因循分甘廢

棄以謝無狀重以往歲賫進

表文還至維揚偶冒風熱不善調攝延及四肢遂  
患怔忡醫藥罔効因念老母衰殘以人子遠離往  
徃飲食減損倚門極目排愁破涕不能為情愴思  
若親均之大倫忠孝實非二致恩欲兩酬理難並  
濟是以憂日益深病日益熾寢若驚寤若愕忽忽  
若忘甚至迷節俛而詭晦朔平居人見形色若不  
甚枯槁然神氣日漸消燦其中已索然靡矣譬之  
木然枝葉非不沃且澤也而脉理中虛失今不  
恐將來日甚一日不能不使扁盧驚之而走矣

小外官無養病事例而親在有兄弟者又歷於  
度每一念及方寸迷亂精神欲飛至中夜撫枕觸  
衷繼之呼天而泣也竊惟

聖人以仁孝治天下薄海中外雖蝟飛蠕動無弗  
矜育愷雖微生亦被覆載至恩極其廣大一夫豈  
容向隅此乞賜放歸冒死敢陳有不嫌於再三之  
瀆蓋事出由衷情非矯強不圖夢中當道猶未相  
諒再三移文行催顧辱明公又不以愷為不肖愛  
忘其愚禮先巖穴降辱德音繼之學校促征至明  
師良友交相勸戒一時里巷喧傳兒童驚詫謂前

所未聞愷何物庸猥敢濫斯寵在明公固柱河海之容在不才則自揣犬馬之力即今病勢轉劇漸同廢人縱使萬一天誘其衷不委溝壑然垂白在堂愛日幾何終難割情就祿榮進之事言之若夢山林之骨若將終身古之求退者不謀諸妻子不告諸朋友非其重於身謀而身於自決也要之知足寡悔負乘招尤其見亦不可以盡非矣若以干進反退求通故隱而籍此以獵取聲華則是托迹終南指爲捷徑移文北山若爲假途其不貽羞若谷姍笑當世者有幾愷固非其人也執事視僕心

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敢申情素敢布于下執事

上少保少湖徐公

往歲北上極承眷與若不以愷爲可棄往往愛忘其愚錫之嘉宴至溫言款洽陳說平生昭布衷衷臨行猶贈以瑤篇重以腆賂略勢忘形禮逾涯分愷何物庸猥敢濫斯寵愷本下材無所比數遭逢聖明兼荷知遇敢不感激思奮少效涓埃但分緣坎軻素稟羸瘠弱質早衰壯心久替往歲爲

慶賀事赴京猶勉力支持事竣南還不圖行至維揚因冒風熱昏眩僵仆大患怔忡遂至寢夢俱慢

旦晝若迷調治兩月當即移咨本司欲得假以旬  
月倘病稍蘇自秉穢形以畢犬馬不意命蹇數奇  
病勢轉劇即今形神枯索耳目聾眩漸同廢人縱  
使假以歲月終難責效醫藥且老母年近八旬日  
就衰殘一子晚得口方離乳顧念外官無養病事  
例而親老有兄弟者又歷于憲度萬一身先朝露  
何以爲解緣此不避再三之瀆願乞休致屢經移  
咨本司懇爲代疏至今尚未舉行恐愈遲獲罪專  
令小僕抱奏仰惟曲賜周旋即解去官職放歸田  
里豈惟愷一人賴公起骨加肉併活母子餘生則  
愷舉家大小咸被洪造啣結稱報當永永不忘也

上冢宰石塘聞公

愷久不執役門下恩彌山海日切瞻戀何可言喻  
追惟愷待罪大邦奉職無狀孽自己作固應遷逐  
然亦不善媚時顧有一二好事者巧以文墨爲辭  
曲肆中傷嗟乎積羽折輪三人談扇雖親且昵者  
亦繆于聽矣乃獨吾翁昭之腆濁之中出之顛擠  
之下不惟違衆獨與且擇其善地而爲之處愷何  
物庸猥敢濫斯寵旣而移守臨江日夜鞭策恐辜  
恩負知以求不辱門墻然而遷逐之吏豈惟人不

之知雖愷亦不自知尤賴吾公以天地之仁不  
棄物慈母之庇哀憐孽子終始煦覆必欲曲成是  
真援拈就生致肉于酪情之所感木石動容愷雖  
蠢愚亦知有天地日月况洪恩出于覆載煦臨之  
外顧惟餘生豈能報稱幾欲脩咫尺之書吐露情  
實但天路高邈銓曹嚴密跡涉嫌地終不敢以賤  
姓名通遂因循至今罪在不貲在翁洪度包荒雖  
置不較而愷自訟亦既久矣茲因王通判北上敢  
僭布下情恭惟起居納福持衡懸平薄海內外小  
犬庶僚罔不仰頌至公至明自有銓曹以來未有  
如今日者也雖田野道路亦能言之非愷一人之  
私也愷入楚以來非不欲勉圖後效但老母日就  
衰殘惧涉江湖不能迎致人子之心言念及之壯  
心潰裂情悰寡歡宦况銷落大半欲有另圖倘得  
諧所請不惟因時就養得遂烏鳥之私揣分知止  
終免狼狽之誚公之始終曲全之恩豈徒曰與成  
我者等耶臨書無任惶悚之至

上冢宰龍湖張公

奉違台斗五年于茲欲遂瞻依即寢夢中若與人  
言者追惟京師密邇門墻朝夕得追隨左右優愛

出格徃徃索之玄黃牝牡之外甚至兩晨雪夜得承至教輒畧勢忘形不啻其親子弟既而愷以罪量移江上猶以手翰存慰再三繼之華章過于獎與惘惘款款真愛忘其愚此誠上公優隆之施下吏希濶之遇愷雖木石而盛德在衷何時可忘即今四方多事以公當代偉人晉而入相與一二元老圖致太平興道貴治是在今日敢不爲天下稱慶脩布草率仰惟台宥不宣

復按院梅林胡公

仰懇山斗已非朝夕不圖適有天幸得以職事詣臺下受約束足備傳命驅使之役是固希世之遭私心深竊厚慶詎謂命綠坎軻病與願睽已經三次移咨本司願惟轉

奏乞休顧辱臺下含弘煦覆若不以不才遽可罪廢乃再三移文行催且詞情款洽過于獎與惘惘劇劇必欲引而置之人數愷雖木石遭遇

明時兼荷異知豈不欲感激思奮少効犬馬之勞但病勢轉劇委難再出又經移咨本司懇陳苦情蓋事出由衷勢甚危亟斷不敢以詭詞罔上伏惟臺下早爲題覆免賜行查萬一緣此不即委填溝

整得保餘生則愷自今以後不死之年  
賜但當銘之心骨示諸子孫當永世  
嗚呼結不

啟侍御鯉湖王公

愷平生多忤寡諧獨蒙執事出格之愛感戀不去  
心向者東湖之遊實夢寐在焉湖人往往盛稱西  
湖之勝僕獨不以爲然天下事貴自然而象擬模  
合者不與焉西湖信美巧飾競麗譬之曉妝婦人  
脂粉塗抹非不耀人目睛例之間雅則退舍矣東  
湖則全是本色蓋不飾而雅初見若不甚異愈看  
愈不可厭二者比倫風味自別故竊謂漢魏之詩

以東湖而六朝諸作則以西湖比西子矣恃愛狂  
妄及此尊翁蓮莊公傳率爾漫呈以風塵之吏而  
供文楮之役終不成語惟執事憐而怒之容請罪

啟太史遠峰汪公

愷守大邗獨蒙明公優愛倍踰涯分往歲入京極  
承眷與燕旣稠疊至畧迹忘形情深骨肉此亦平  
生稀濶之過感德分非木石以公振代借人夙負  
奇抱時事孔艱邊方多壘細旃密勿經制天下正  
今日公等之事外患不足平也愷病日劇所陳乞  
休寔由衰敢借重爲當路一言早賜放歸實死



生肉骨且烏烏私情愷之腹無有出于公之知者  
控露潦畧弗罪弗罪

上東蒙黃師

自江上密邇師門每得聞規訓實賴以寡過蒙益  
不淺以後奔走四方山斗在天相望愈遠過惡日  
多誰與晤語言之誠可一慨人從江上來往往備  
審起居閉門養高脊不知山外事且二賢郎亦已  
成立錚錚皆異日青雲翬可以爲公賀矣愷夙荷  
知遇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後別來碌碌浮雲惟  
巡何足爲明公道但得待老母戍申之歲方得一  
子今亦頗知六七此師門所欲聞者敢及此臨紙  
悚息悚息

復楚中潘臬諸公

昨者承差回已再三陳說苦情前病委劇實難再  
出山林之骨分應棄廢榮進之事言之憂矣不圖  
嘉命再辱林立且移文修詞極其款洽郡邑大夫  
應命催發督勸不置愷獨何心敢于重違但以老  
母衰殘弱子零丁病緣憂積面不詭心縱使前病  
得康猶難割情上道况大馬之疾日甚一日豈容  
勉赴仰恃鈞慈不嫌煩瑣敢借重鼎言爲二臺一

決早賜代奏萬一不委溝壑豈惟愷一人自嘆至  
踵咸被洪造而併活母子二命矢心啣結當何以  
報臨書精神恍惚詞不達情

上侍郎礪菴方公

奉違門牆忽忽二十餘年愷追惟諸生時質本下  
材無所齒列獨蒙門下拔之庸碌之中優禮之衆  
人之上分雖編氓恩同父師有懷在衷即寢食不  
忘第一行作吏奔走四方之役竟無緣一遂瞻依  
罪負山積如何可言今幸忝竊楚中若天假之緣  
也然公位日益崇上下勢懸又內外禮隔遂因循  
至今在公雖洪度弗較而愷亦自訟久矣地方  
寇未靖兵事倥傯常賦之外徵需百出民何以堪  
在公聞之必多軫念也臨書無任馳仰之至

上中丞思質王公

昨歲入京晉謁庭序不爲邊警告急兵事倥傯下  
情萬不一盡顧勤燕錫交至慙負何量公巡視南  
湖優禮已不能當更辱薦剡愷本庸劣無足齒列  
每自鄙嫌况敢望人公獨收恤若引而進之成人  
之域自叨冒以來非不欲鞭策求不辱于有道之  
門然年漸衰殘去日苦多平生分內事未有毫分

植立是以揣分知止徒負明公厚望愧如之何西  
方多事

聖明以公鎖鑰北門國有貞臣海宇賴以清寧小  
醜不足平也愷自乞身以來杜門掃軌音問日益  
荒矣茲因抱本人來敢此申悃萬萬為天下自重  
上尚書容菴應公

斗山伊阻雖缺瞻依而宏恩高誼即寢食不忘恭  
聞晉陟崇階即當蒲伏庭序激昂風雅為

朝廷得人賀第內外禮隔跡涉嫌地不敢以賤姓  
名通遂因循至今慙負何言愷遇

明時蕙荷知遇非不欲少效涓埃但命絲坎何能  
被狗馬之疾日甚一日所陳乞休實出由衷若而  
詭于心天日可鑒仰乞曲賜周旋早得放歸田里  
萬一不死願擊缶以歌詠太平所賜亦既多矣臨  
啟豈勝祈懇之至

東錦川黃君

俯仰二十餘年平生故人落落星散其白首相從  
惟吾兄及松石不下五六人徒倚江亭興懷舊事  
不覺淚下追惟南樓共案江上同舟至白下兩三  
番拈弄筆硯失意時往往江頭候風驚濤拍岸

荻瀟瀟動添惡况俛仰已爲陳迹今言之猶隔辰  
事耳在兄鴻冥高舉已離繒繳且賢郎森然玉立  
鈿鐙皆材可廊廟爲吾兄賀者亦既多矣僕一子  
初生方協君夢萬一得此子長大有成不負厚望  
愷卽歸海上爲山谷逸民此生足矣一切弁沉進  
止何可爲公道耶

啟翰院與槐謝公

自楓橋夜泊蒙豆燕款洽一笑而別至今又幾易  
寒暑高風大雅有懷于衷卽一飯不置僕居常論  
天下上文學者多疏世用政事者復寡學術之十

如公今其有幾卽選超巨位以柄政樞天下亦多  
所覆被矣顧不利于時至淹淹留滯若筮仕然循  
資緣格而上不知當路待豪傑竟何意也然大丈夫  
立名當窮宇宙垂不朽眼前升沉榮辱恐不足  
計願公以道眼照破自愛自重在僕碌碌尸素萬  
無一補隆想天人慙負門下多矣風便僭布腹心  
執手何期豈勝悵懸

啟封岩松石高公

一行作吏二十餘年幾一世矣感今追昔恍如夢  
事嘗憶江上同舟蕭寺共館時相促膝呼酒對床

嘯味談賞當其時傲倪大化竟不知天上下乃今  
髮就種種人漸稱翁矣而吏事糾纏苦未能脫放  
復歎如往時相笑以喜豈可復得人來得詳動履  
雲臺事業付之賢即公顧屏居湖上徘徊于松風  
水石之間此樂何極愷獨何心尚復碌碌晚得豚  
兒近已解咲語早晚乞身東歸抱弄于老母左右  
庶幾榆景不落寔也此外無一可爲公道者臨書  
熱甚草草不悉

與陳海樵山人

明州人盛稱雪竇芝勝果不虛傳上至絕頂寬衍  
六平掌可田可耕若不知身在千萬仞上中有濕  
布倒掛可百餘丈半有石如大盆仰覆泉激如噴  
如萬顆珠璣飛墮錯落又如銀河瀉影從天而降  
信美且奇呼酒高歌恨不得與君共之遠接手書  
公至余且歸矣勝地難偶豈惟吾人所忌亦造物  
所妬也高作絕佳亦可與此山相雄長矣草草布  
此

啓侍御常室唐公

倏爾一別又經寒暑想念高情寢食不置外者率  
爾啓上殊不盡萬一顧勤芳訊將意孔厚且以大

既過腴感何可喻近聞侍御之擢職列事要此正  
興道貴治之日愷竊謂今之言顯職者三曰翰林  
給舍與侍御然翰林能紀天下之事而不能言給  
舍能言天下之事而不能行其能紀能言又能行  
莫若今之侍御諺云與其言一尺不如行一寸方  
今四方多故民生日以殫感非得匡時經濟之才  
不足以起倒懸之衆弘太平之業此愷所以日夜  
傾心于門下者公其謂何愷自乞休以來分甘燕  
牧若復更有他圖是而詭于心非復乞休之初意  
道之腹無有出于公之知者敢以此言進

興山中陸願靜

僕奉別十有餘年里中長老零落殆盡獨翁芝容  
鶴骨不減華年且耳聰目明步履便捷如飛此遐  
壽之徵也良賀良賀大都壽考雖自天亦在身心  
閒適自然得道故養生在自然而莫病于矯強今  
養生家徒泥于稽中散之論往往欲道養鍊氣至  
絕五穀去滋味若置其身于稿木死灰其失之矣  
天生孩而畀之乳天生蚕而啖之桑物之理也服  
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然自有  
之適非使之一切禁絕不行也故曰體廢者速彫

形全者難救此向子期難中散者不為無見矣公  
嘗與僕每論此敢以此聞

與玳齋陳山人

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北望菱潭草木可了了  
數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自一秋以來未  
有如此良夜舉族諧弟對影圍坐山人又與余為  
內兄弟談諧雜俗醒醉相咲樂劇飲或無算命諧  
童以吳聲調鶴商飛絲竹並奏律呂相諧悠悠聲  
入雲杪余因念二十餘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樊  
維檻束與居不知其時飢飽不知其候于是且不

知生人之樂抑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而得歸蒼  
松白鶴猶咲主人歸來之晚昔王定國與顏長道  
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時東坡  
翁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于黃樓上相視而  
咲以為李白去後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當時後  
為美談蘇王去後又幾百年于茲復有此夜嗟乎  
古今人固不相及而佳時勝會良不可虛瑤篇之  
贈造與願諧不惟茲園一夜之游增重萬倍且留  
作他日佳話臨紙狂甚饒舌饒舌



承賜問感不可言愷乞休得所願如熱行就清涼  
館已喜逾涯分自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開此外雖  
栽花養鶴亦為忙事但醉遊飽嗜于大夫之境更  
願吏不打門犬不夜吠恬熙養靜以詠歌太平則  
感恩亦知所自矣恃愛之極不覺狂妄弗罪弗罪

啓翰林柘湖何公

愷塊守漁樵已數月高人在海上不能擁篲及門  
僅能拜書聊問花竹平安悵戀何言執事總攬羣  
藝獨擅名家細讀語林及諸所著述真足以淵源  
賡典方駕曹劉而近代名流亦當避舍愷哀懶無  
成後切戀好卒業之餘目奪神悸舊草欲焚新作  
併棄尚容洗心執簡請教子寧不嗣音固所望也

與芝石道人

夜來月色清絕園中小集君獨他往竟席悵然若  
有所失近聞舍親朱猷然家有異石三四枚甚秀  
雅頗與小園相宜其乃弟已見許敢煩君徃為一  
言人舟之費當自備昔李正臣有異石九峰玲瓏  
宛轉若窓櫺然東坡欲買仇池石為偶名之曰壺  
中九峰僕若得五數亦強名之曰壺中五老非敢  
竊比僕固僻于泉石吾松無佳山水又無茂林名

境可遊玩塊守小園無以娛老聊藉此以慰岑寂  
耳惟玉成之

復尚書東沙張公

台斗在望不遠瞻依仰戀曷極近句章君來顧辱  
教翰重以郡乘貺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  
古此海內數十年所未見以一郡槩之天下可世  
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所謬戾得逃姍笑不為不  
厚幸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且鄙言俚語竝為  
收錄是拾唾棄以脩筵舉垢污而歸海感荷包容  
分非木石幾圖懼布莫遂紹通罪負山積如何可

言公盛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朝  
夕今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  
時艱恐安石不能久遠東山之遠也愷粗遣如昨  
灌園教子之外一無事事凡上惟有芝園集一帙  
時取讀之不覺下拜今夫摘詞採藻世所指為文  
人詩家者不為少也率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  
已堂與人固筭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體而  
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  
人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慶愈下矣  
雖使天下人定吾低昂猶之以鏡鑒穎半似一人

焉半似一人焉。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即文似先秦兩漢，能自為體，不相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銘其質，近體似王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宋。古且奇矣。又能殫說迹，離翻然而入于化。蓋公充養完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乘。雖其折衷上古，取材異代，要之萃諸家之精，而會其全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石，豈獨侈聲。

明時終當與大策爭雄長矣。愷學殖荒落，知局識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金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臨紙惘惘東望，豈勝馳情。

謝侍御仰山尚公

高風翹想久矣。往愷時讀公發解雄文，已知公奇。抱不凡終當出而用世為烈烈名臣。未幾果以明命按吳，所至鋤穢植良，秉憲式經，乃知文章與政通。良然良然外者山堂一叙，自以見公之晚而龍門一登，不為不厚。倖詎意薦剋濫及賤名，及親

登薦者皆吳中英雋愷何物哀庸亦溫增靈  
殊深悚息愷以懶病乞身得常守先人墳墓使行  
不辱身為太平逸老志願畢矣此外豈敢他望然  
吾公知己之恩則終不能忘也啣結在心有口莫  
喻使來將意孔厚謹附此申謝

謝柘湖及東西谷長谷小山南溟吳石中江

王屋西霞諸君

昨席中偶談及小赤驛事愷開口已為茲山賀矣  
愷謝事南歸因暇得遍遊九山之野聞小赤驛之  
奇乃舍舟循涯而上果見其一嶂橫天叅差代雄  
形朴貌古其色如赭勢若倒垂欲圯歆覆又若神  
施鬼設斧削劒劈怪態百出雖小不甚弘大是亦  
天地之一奇觀吾松諸山之迥異者也僕未見黃  
州赤壁時竊謂小赤壁時乃爾况所謂大者不知  
作何狀貌及承乏楚中以職事次黃見所謂赤壁  
徒塊然粗石屹立江上初不見有詭異峻絕之形  
止以披翁一夜之遊兩賦傳播遂名貫宇宙天下  
樵夫牧豎亦能道其事至今侈美誦說不休然此  
之赤壁方沉没于荒烟莽蒼之間九山之所不列  
山經之所不載吾松古今文人不為少矣即才如

上陸三高亦不見有單詞隻句之及是何彼之遺  
而此之不遇也嗟乎豈惟茲山古今高才勝流往  
往混于蓬蒿而弗聞者何限獨非此山之類耶僕  
每道此未嘗不扼腕拊膺為江山人物一慨諸公  
俱以文章名家敢以此言進倘哀其屈抑賜以雄  
篇一倡羣和合萬顆珠璣哀而成秩使海內知吾  
松亦有所謂小赤壁不惟文章將與兩賊爭雄而  
吳楚皆有赤壁均之千百世重矣幸弗貴耳賤目

謝中丞見海翁公

仰慕追惟待罪臨江即蒙公異

知已非朝夕不謂公保釐茲土又垂出格之愛至  
境內人才之舉又濫及不肖公海內大賢也其所  
舉者又多表表昨者存翁書來云見海公所舉皆  
吳中之雋而吾兄寢然在列此言若為愷榮昔人  
謂如其者車載斗量不可勝計若愷者材力俱下  
又車斗之所不載豈可濫及此不惟有玷大賢之  
知且無以當人心而壓衆觀公其謂何東山高尚  
但可旦夕中外望公甚于望歲即千萬人駢口同  
心非獨愷一人之私也臨發無任瞻戀之至

上閣老徐存翁

門墻在天瞻企何及翁自入相以來徃徃為天下  
培植元氣不獨吾松滿恩沃愛已也某等敢忘所  
自不圖今歲吾松自初夏以來淫雨不止田苗初  
植隨被水患婦女老弱日夜車救乍止輒雨退寸  
進尺已不能當至閏月三十四十五日連晝夜  
大雨傾注若川奔河瀉及余山水湧出水勢益  
橫海口漲滿下流不泄一望渺漫東西莫辨原野  
俱成江湖村落直通舟楫田禾無問上下滄沒水  
底浸成腐爛萬無生理即有良有司匍匐極力往  
救然心雖前而勢不逮付之浩歎而已合郡父老  
皆以為此其事百年以來所未見蓋吾松自倭夷  
變作大軍之後瘡痍未起繼之大疫大疫之後呻  
吟未廖繼之大旱大旱之後積瘵水消宿迹猶在  
方大小嗽嗽滿望茲歲稍豐剋肉補瘡猶冀再甦  
稍延旦夕乃復重以異常水災其何能堪或以為  
正德四年曾罹此災當是時承平日久百姓猶為  
富庶如人初病痛苦雖亟元氣未樂藥焉易治乃  
今如病發再三表裡俱耗奄奄僅存一綫柰之何  
又可以振撼擊撞苦之耶所憂者秋來無收有徵  
稅糧不免吾恐江北流殍之患凜凜在于目中矣

輒用僭聞左右蓋吾松百萬生齒命懸于翁翁乎  
居處同里不減于處家雖昆玉鱗羽之微猶恐傷  
之况百萬生齒橫罹此灾在翁聞之必能先憂廣  
慮已預為之慮矣豈待某輩羽言但往年蠲宥減  
免多不出于存留竊思存留係是官軍師生俸糧  
所免既以不多况無處補給畢竟終歸不免所望  
神機妙應于存留之外參今援古宛轉調劑大破  
常格務推廣

上心使吾民均沾實惠則吾翁深仁厚澤不但覆  
冒一時將百萬生齒子子孫孫感激彌衷留作永  
世佳話某等非敢僭言迫于輿情號呼之聲耳不  
忍聞悽慘之狀目不忍見觸衷泣下不得不于造  
命者望而鳴馬臨發駢口同心無任激切祈懇之  
至

謝侍御七峯方公

企慕台斗已非一日惟以不遂瞻依為平生欠事  
不謂公持節按吳得覩大政日被化澤已喜出望  
外重以境內之舉乃廣下體之收謬及非才且中  
間獎與逾分至一句一字皆非愷所能當昔人謂  
日受千金之賜不可以為知已無故得一言之譽



感至終身而不忘豈一言重于千金哉蓋大賢君子之言不易出况指不肖為賢顧不益重耶且公文童德業表裏粹精真當代所謂貞臣自入臺以來植綱振紀秉憲式經直聲烈烈震海內愷何人斯敢叨謬與比愷每念及此至感極銜結不能已于情也但愷自乞身以來出山事寡所不到已絕外想矣然公既不以愷為不肖若欲引而歸之于善愷雖塊守漁樵敢不屏居砥行益勵末脩以求不辱于大君子之門此或公之所厲于愷抑愷之所深報于公者也臨發惘惘詞不達情統惟為天下蚤出以憫蒼生之望

復司成平泉陸公

日苦淫雨惡况浸加得瑤篇真若晦暝中見天日驚喜曷喻讀小赤壁記不獨為茲山憐遺獎勝又能道坡老意中事皆前古所未讀茶庵記及煎茶七類詞情玄邃如入清虛府與無始公對啜信非六合中所有常味也即使東坡鴻漸有知亦悔前題品矣但愷何人斯亦得玷名冊中寸木托泰華而高寵逾涯分使旋草草附復

與呂山人中南沈山人嘉則張公子平叔

憶返耕溪上十有五年矣五柳在門木石為伍不  
知天上下不圖千里故人一旦遠來握手玄悟倍  
深恒誼竊惟樓中聯榻花下停卮橫笛紫霄則猿  
鶴夢驚聽泉白石則薜蘿烟裊興至更撒網舉魚  
飛觴弄月才情駿發逸思時抽不獨因時模景而  
傲倪大化徃徃斟酌古今籠絡庶品甚則詞鎔王  
孟采割高岑句工字鍊使人茫然心折曾未幾時  
四壁琳琅不覺天籟滿空而白雪盈囊矣此人生  
之極歡而吾與二三子共之樂亦何極嗟乎幽思  
方殷離歌頓作一度吳江便隔天涯余獨何心能  
不悲乎嗣後屋梁落月鴻鴈秋高羽翼差池能無  
嗣音此情當與江流比深矣臨發神興俱馳不知  
所云

與五松陳子

承示和沈句章二詩讀之灑然清絕乃知詩不在  
灞橋風雪中又在君家青松竹屋間矣敬服敬服  
更承諭郵報見撫臺繆薦故為推與僕聞之且愧  
且笑追惟辛亥乞休之踟躕中極言耳目聾眩自  
狀自廢已示無再出之理當其時彼處撫按則遣  
人敦請再三此中郡縣則促征不已學校師生則

又相率勸駕僕俱為力辭往來移文可徵也此其事十有餘年矣夫十年之前已百念反冷豈十年之後更生羨心耶且僕乞身以來謬叨撫按已四五薦矣大都境內人才之疏撫按不過率循故事僕自通任籍至今三十餘年見起而復位者有幾復而保全者有幾亦可以自悟矣諸公在薦中者俱有奇抱負重望並華年強盛正當出以用世以究相業僕本庸猥重以日就衰殘年已踰時語云鍾鳴漏盡夜行不止不止者不犯禁耶在昔陳白沙公與一某僉事善某僉事乞休已久一旦見薦更欲復出白沙公勸之曰此出萬一不利奈何僉事不聽未幾果以敗官去歸則終身羞見白沙嗟乎殷鑒不遠在白沙之口女子守寡半世垂老更欲出門東塗西抹重裝再整自以為容不知不獨見者捧腹絕倒雖木石無知若且為姍笑矣天高地寬何所不容山南水北惟意所適幸今聖君賢相在上得為太平野老忙則灌園教子暇則釣水採山况得與吾子朝夕晤言亦可樂而忘歲矣此外抑復何求僕之腹無有出于子之知者不覺多言至此亮之亮之

與悟初郁子

一春多冗竟不知門外有花事乃今園中海棠已  
盡牡丹半已零落惟芍藥盛開偶得洞庭春一壺  
不飲自嘗與子花下共之坐無他客深觴細酌日  
不足繼之朗月即醉猶能走危橋不倩人扶子可  
陪我上下巖谷也呵呵

啓僉憲鳳野何公

奉遣以來高情雅誼有懷在衷不但私對妻孥及  
僮僕矢言頌德即寢夢中亦撫膺叩心若不忍背  
負者近者更勤教翰重以華幣百拜登嘉真以為

者之惠重于車馬長者之言溢于骨肉感德今  
非木石惟有啣結之報而已恭稔道體清嘉且下  
車未幾而倭醜殄滅至無遺類神筭奇謀即此便  
是徵驗閩人何幸而吳寶奪之良矣初意謂翁暫  
可借寇一兩月乃今更留滯至今此固當途待公  
以遠大至意然吾松士論則非以是望公矣仍蚤  
夜望公保釐南國以終惠茲土庶吳下百萬生齒  
重荷甘陰而前者保留之疏不為虛矣小兒極承  
出格之愛論于天地父母不居其次今亦勉為援  
例入監得與冠裳之列皆尊賜也其何敢忘其何

敢忘臨發惘惘詞不達情

上當道論時事書

竊惟吾松土風清嘉俗以耕織為業號稱樂土醉飽外則澡手以嬉即山中野老油油于于如小兒狀去古漸遠風不盡泯日滋巧偽重以教唆之徒操詞舉訟群起為奸無之扛幫起滅者又從而附和之輒造無梁之橋動肆瞞天之誑遂致支延蔓結漸不可解偶見士夫家一被上司准行詞狀率冒言于衆群噪而囂曰某鄉宦已被告且問矣夫上司之准狀原無成心據詞而行初無成心以佻

士夫見誣而罪亦無成心以偏小民物來順應始不出于公小人無知不揣上意一見批行府遂以為奇貨可居坐索高價牽衣要路街填巷塞語有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言吠所似也猶有形也今則併其影而無之言可信耶余嘗忝竊楚中分巡蘄黃道每一放告詞動千餘其間情真實吐者百無一二撫拾駕空者十居八九然要其目擊者本以婚姻不睦而告兄收弟妻本以奉養有違而告逼毋改嫁本以與弟相爭而告拐嫂隱匿本以兩人互攘而告聚眾百人本以明賣明買而告

投托勢要本以劬肉相較而告白晝槍本以共  
夥爭利而告謀殺異鄉本以它炭覆壓而告故殺  
相檢本以伏羲持顛而告囑托請謁如此者不可  
枚舉矣此其為刁天下所共知也然猶疑似影響  
之間大都飾小成大概偽亂真猶可言也乃今白  
也而謂之黑晝也而謂之夜將天理人心斷喪殆  
盡昔人有作鵠傳者其謂南山有鳥其名曰鵠鵠  
之性鷲而健貪而狡資衆禽之肉以為食鵠之徒  
實繁其與鵠同氣而異質者皆助鵠為虐即所謂  
教唆而扛幫起滅者也故鵠一出也附之者衆

辟鳥之善且良者罔不被搏擊至于覆巢以至  
破卵今日之刁風不幸類是士大夫懼甚即曾閔  
之行夷齊之清人人自危莫敢誰何是非畏小人  
也士大夫自顧其名節千人譽之而不足一人毀  
之而有餘與其見疑于君子無寧含容于小人是  
以含怒抑忍終不與之爭且辯者無他重自愛也  
然而此輩得志肆焉以逞刁頑日熾士氣日喪為  
今士大夫慮者昔也惟恐其無官今也惟恐其有  
官昔也惟恐其為貧今也惟恐其不貧非貴欲其  
賤富欲其貧也蓋處貧與賤無所憂而無所爭一

資半級或百金千金之產告且爭爭且敗矣以故  
士夫矢心自厲寧子孫枵腹不敢買人之田寧子  
孫露宿不敢買人之居又將焚而詩書毀而衣冠  
戒子孫無管科第無謀進取刁之為害一至于此  
蓋有郡以來所未有也且近來抑又甚焉不但鄉  
宦受誣下至閭閻田野平日苟有一椽之屋一畝  
二畝之田曾經交際往來動輒輒興詞率稱先年往  
歲甚至文契已成朽腐保見久登鬼錄人經幾世  
猶見玄魯言之若夢寐中事尚復沿門索詐袖魚  
幣懷之狀家無不擾之久其則扶病嫗輒稱打

擄嬰孩聲言撲殺鉤心較慮將磨而弗至向也有  
田欲爭猶聽之官也今不待告聚衆而奪之耕矣  
向也有居欲爭猶聽之官也今不待告聚衆而奪  
之居矣此其事蓋不竊而強白晝公行若無天下  
上無地于下亦今古所罕聞問之則曰渠得花利  
數多乃今我所應得此又狂悖甚矣蓋未賣之先  
業在賣主既賣之後業在買主估直出銀意圖所  
獲若為子孫垂久之計若計花利之多寡積筭而  
至于無已則買者將何所利一時措之可也推及  
父祖推及高曾又推及父祖高曾以上年所彌久



積矣彌多則雖赤手攘之其心茫然猶為未  
家無必世之業人無不奪之產而交易之道廢矣  
言之尤為可痛昔人有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  
未定也雞犬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故道行于  
世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凌道之不行則法行于  
世為之要約以稽虛實為之中見以坊欺妄紀之  
年月以徵遠近故愚弱者得安其生智勇者不敢  
以逞恃有法在乃今蒙蔽年月罔上徇私併其要  
約中見一切弗論則仁義不足恃法令不足憑亂  
其可已乎大江以南莫患于倭夷愚則曰倭夷

足患莫憂于歲荒愚則曰歲荒不足憂倭夷猶有  
制禦之術歲荒猶有豐稔之時至于人心一壞薰  
蕕溷淆玉石俱焚以偽滋偽雖堯舜不能格其心  
矣亂將曷極昔孟子正人心莫先于距楊墨夫楊  
氏止于為我墨氏止于無愛無甚大害然其流之  
弊必至于無父無君予猶距之距之者坊之也  
故曰楊墨之害猛于獸橫于水狡于夷狄其言其  
意固已遠矣今之刁風其視楊墨之害奚啻萬萬  
此愚聞之所以寢驚愕終夜撫膺叩心不能不  
深感于昔人之鵬傳也愷自休致以來二十餘年

頗知守法既不能下小民取什一之利又不知  
外為何如事然事關風化係士體不得不言然言  
不以一人為人心言為風化言為士體言惟公嚴  
察而垂聽如告者果立仍依律問若係涉虛肆行  
妄誕者乞將本犯嚴為究治况教唆扛幫有律越  
許有律誣告有律五年以上不許再贖有律又近  
奉

詔書內一欵敢以赦前事相告許者以其罪罪之  
時制甚嚴 國法具在愚民無知自投法網亦惟  
在上者一禁治之耳語曰風俗自上始不自下也

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晉國苦奢文公以  
儉矯之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自古誠  
之矣愚于公敢深致意焉